

日本河上肇著

溫盛光譯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書叢學科會社

編二第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日本河上肇著  
溫盛光譯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半

著者 日本河上肇

譯者 盛光

者 局 上海四馬路中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

啓智印務公司

代售處 中國各大書局

## 社會科學叢書發刊旨趣

隨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衝突，社會似萬花鏡似的現出複雜的問題。人類為發展自然賦與他們的生命，完成他們的嚮往開來的任務——換句話說，為求生存起見，乃不斷地努力設法解決這些問題。可是，一般人多只看見問題的現象形態而昧於問題的本質原因，所以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多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部治療，而不是斬草除根的根本解決。因此，一切問題，到頭來還是不能解決。「扶得東來西又倒」許多社會改革家經過一番努力後焦頭爛額地長歎着說。

我們相信，一切社會問題都有其相互的關係；我們又相信，一切社會問題都以經濟問題為中心，只有經濟問題解決了，其他一切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所以我們認定；現在的社會問題就是怎樣改變矛盾的經濟制度而使之不矛盾的問題。我們刊行這個社會科學叢書，便是本着這個認識而努力向前的表示。

我們沒有野心，也沒有奢望——因為野心和奢望，在社會歷史的進程中只有沒落的去路——我們只願竭我們的棉力介紹或貢獻一點關於闡明社會發展的過程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的文字。取材大概很複雜，但是有一個一致的條件，就是不抹殺客觀的事實而發不科學或反科學的空論。

因為我們的能力有限，這個社會科學叢書也許不能夠有多大的貢獻，然而，假使和我們一樣不願意拋棄自己應負的社會使命的朋友們能夠與以有力的幫助，大概總不會全無效果的。



## 譯序

關於著者，這裏可以無需多介紹，國內稍治現代社會科學的人大約都已經曉得河上博士的深刻的觀察，透闢的議論，精警的文字和豐富的著述。

這書，據著者自己說是他「卅二十年的長期間坐在大學研究室的椅子上所完成的最後的論著。」在這裏他清晰地分析現實社會的種種矛盾，同時明確地指示出現實社會必然的去路。「現在我們正編着人類社會的前史的最後一頁，描寫着人類社會的本史的第一頁的前夜。」在混沌的中國社會中，這書的介紹，許不是

全無意義的。

譯者雖經細心逐譯惜學殖大淺，謬誤必多，幸讀者勿以辭害意，如海內明達不吝下教，尤深厚幸。

譯者 一九二八，十月，廿七日。

# 原序

本書是馬克思主義講座第二篇之第一章，曾掲載於同講座第六冊的論文，現在重新發刊單行本。因本講座的他部分，馬克思全經濟論的最初的基礎，勞動價值說，讓與友人榊田民藏君講述，本書的範圍乃爲其所制約，而全體的敘述因限於篇幅致不能詳細講解。在這有限的篇幅中想表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全豹微力如著者自然是一件困難的工作。總之，因爲能夠避免，講述最難解的勞動價值說，所以能夠寫成這本小書。榊田君的論文現在還未掲載於本講座，不過在結束本講座以前一定可以出版。因此，我希望讀者在那論文裏能夠補本書未講述的基礎的缺憾。而現在我的近著資本論入門中之第三分冊與第四分冊之全部也幾爲勞動價值說的解說。這些可供讀者多少參考。除價值論以外，不用說，還有許多其他重要的問題，爲本論文所遺漏的，然而和價值論一樣，也由本講座其他適當的担任者——例如村山籐四郎氏之馬克思主義與農

業問題中之地租論——講述，本講座的讀者大概可以發見的。

對於馬克思主義講座我和友人大山郁夫君同負監修者的責任。我這個負責的人幾乎沒有做什麼東西，幸得執筆諸君之熱心的努力，本講座乃能以所謂講座式的叢書流布于世，實質上，我相信實在是最有價值的。爲監修者中的一人的我，自己所擔任講述的部分，自當竭盡棉力以期追隨於這樣熱心的同學諸君之後。本書對於初學的人，雖然有不少的缺點，然而對於傳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根本綱要却有多少成效，這是著者聊足以自負的。

我着手寫這篇論文時正是本年總選舉以後，爲我國（指日本譯註）無產階級最初進出於選舉場裏的紀念。總選舉的時候，當時勞動農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長大山郁夫君爲同黨公認的候補者之一人，立候補於香川縣下。因爲生來體力衰弱所以竭力避免出來旅行與演說的我，爲應援起見那時也到香川縣去。物情騷然的那個地方的印象還往來於我腦膜上時我這篇論文已經寫完了。可是我無論寫完這篇論文與否，都要退出大

學。這種偶然概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大綱的論文幾乎是我二十年的長期間坐在太學研究室的椅子上所完成的最後的東西。而我離去大學的原因，照當局所說的三個理由中，一個是我做馬克思主義講坐的監修者時所講的言論，二是總選舉時我在香川縣的演說。過去一切都幾乎忘記了的我，這篇論文或許是我難忘記的一種。承上野書店的好意能將這書刊印單行本，我實在非常歡喜。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河上肇

# 目次

## 第一 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一 科學的任務——事物的本質和現象形態

二 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運動法則的曝露

三 唯物論的出發點——研究的出發點——外的現象——

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商品

四 辯證法的把握——依商品的分析，而被發現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的

胚胎

## 第二 在單純商品流通中含有的恐慌可能性

一 爲流通手段的貨幣和恐慌可能性

二 爲支付手段的貨幣和恐慌可能性

### 第三

在資本家的各種生產關係內部各種生產力之發展(其一)——各種生產力和各種生產關係之衝突釀成的勞動階級的困厄

#### 一 剩餘價值和資本

#### 二 剩餘價值的泉源——資本家的生產

#### 三 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勞動時間和工銀週生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的

轉形

#### 四 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相對剩餘價值的遞次增大——相對工銀的遞次減少

#### 五 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和失業者數目的遞次增加

### 第四

在資本家的各種生產關係內部各種生產力的發展(其二)——各種生產力和各種生產關係的衝突釀成的資本家的再生產的末路

#### 一 一般利潤率的遞次低落

#### 二 資本家的生產的末路

第五 競爭獨占之轉化——金融資本的霸權——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

一 股份公司的勃興

二 資本信用和銀行

三 資本集中——託拉斯之勃興

四 金融資本的霸權



#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日本河上肇著  
溫盛光譯

## 第一 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人類的最高課題乃在一般根本的過程中，把握其經濟的進化（社會的存在之進化）的客觀的論理，對於人類的社會的意識，在一切資本主義國中一切進步的階級的意識，能夠盡力地明白，明瞭與批判而使之適合」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德文本 三三一頁

### 一 科學的任務——事物的本質和現象形態

總選舉完畢了。根據警保局的調查，（除了鹿兒島第三區和沖繩縣外），有效投票數九百五十八萬中，向無產各派的投票數，只有四十七萬。這便是說，支持有產諸

黨的，占全國人民之百分之九十五，而支持無產諸黨的不過百分之五。

從這些事態中，我們可以曉得，社會的形勢，凡是正的就是逆的反映。因為既成政黨是很少數的——約當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大富豪和大地主的政黨，可是他們能夠得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制勝的投票數，反之那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貧乏民衆的政黨，却不能得到超過百分之五的投票數，這種結果，是由民衆顛倒事實本質的意識而發生出來的。

一切科學都負有反抗常識的宿命。爲什麼呢？因爲一般人不根據科學的考察，所以往往只有皮相的考察。可是如果這樣就認爲是正當的，那末，不是不必特別再要什麼科學了嗎？而因爲一般人所想的事，往往和事實的本質相反，所以依科學的考察，便有顛倒一般人的考察之必要。故科學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常常和常識負有鬥爭的宿命，如沒有勇氣的人，便不能做真正的科學者，也是這個緣故。

我試舉一個最容易明白的例：如太陽本來不是迴繞地球的周圍，而是地球自轉

同時迴繞太陽的周圍的，可是由我們的眼睛看來，恰恰相反，却是由太陽迴繞地球的周圍。在我們的肉眼看來，太陽天天早上都從東片的天空上昇，到了黃昏的時候，便向西片的天空下沉。所以無論誰人，都沒有考察過，我們大家所住的地球自身，便是會動的東西。把捉着這樣現象形態（靠着肉眼所見的形狀）的意識，便是顛倒事物的本質。（事物的真相）這是錯誤的根源，對於文化的發達，有很大障礙的。

我現在再舉一個例來：飲了酒便會面紅，雖在嚴寒的時候，也覺得溫暖；便脫去外衣，打開窗戶，在他人看起來，以為飲酒的人好像很溫暖，可是實際上飲酒時，體溫便下降，這由專門家的種種實驗可以證明，簡單說來，我們就是依檢溫器的檢驗，也是確實如此的。飲酒的人為什麼會覺得溫暖，那是因為感寒的神經受了酒精的麻醉的緣故。我們的皮膚，便是感寒的神經，這些神經，作步哨的任務，把寒氣的襲來，傳達於腦髓，可是飲酒時那些步哨便漸漸開始陷入睡眠的狀態。因此實際上體溫雖然漸漸低降，而對於這些作用的傳令，却並不頻繁地傳達於腦的中樞時，那體溫雖然

越發低降，也很少感覺得寒冷，而仍漸次覺得好像很溫暖。

科學不獨教我們曉得事物的本質和現象形態相反，並且說明爲什麼本質和現象形態會這樣相反。不獨教我們曉得太陽不動地球動，而且說明爲什麼我們的眼睛不能看見地球的動而只看見太陽的動。（本質和現象形態的辯證法的統一）

指導既成政黨的人們許是想謀國民福的也未可定。可是我們却不能夠拿他們自身怎樣想法來斷定他們。以爲自己是善人的人，不一定便是善人。飲酒的人，雖然以爲很溫暖，實際上他的體溫却低降了。大多數的民衆看着既成政黨也以爲是增進他們的福利的政黨。好像飲酒的人在旁人看起來以爲他很溫暖一樣，又好像看見太陽每天早晨從東片的天空上昇，到了黃昏的時候便向西片的天空下沉一樣。

如說太陽會動轉的，由我們的眼睛看來，不錯真會動轉的，這無論何人都會贊成和說飲酒起來便會溫暖一樣。

所以欺騙人是很容易的。說虛偽的誑話並不難，真實的說明却很困難。況且在撒謊的人用權力和金錢自由振舞之際，那沒有權力和金錢可用的說真話的人，當然要受極度的言論的束縛，何況在民衆的面前，想曝露事實的真相，決不是容易的事情呢？！

既成政黨是很少數的——約當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大富豪和大地主的政黨，這次總選舉，竟能得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制勝的投票數，反之那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的政黨，却不能夠得到超過百分之五的投票數，這些事實，照以上的理由看來，自然會發生的。既成政黨不外利用尙未覺醒的民衆——把事實的真相顛倒在錯覺中的民衆——的弱點。

我們對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常常有顛倒事物本質的錯覺。科學在顛倒這些錯覺的一點上已經是革命的了。把地球不動轉太陽動轉這樣的考察反過來，認識太陽不動轉地球動轉的事，便是一件革命的工作。馬克思在經濟學的領域中，所成就的也就是這種革命的工作。

既成的勢力，不用說，無論何時都想利用民衆的錯覺，——將事物本質的真顛倒考察的民衆的錯覺，——乃特加以維持與助長，用最大的努力，將所有的教化機關——學校，青年團，寺院，新聞紙，雜誌，著作等等——都爲達到這樣的目的而被動員。最近的選舉競爭中，許多既成政黨的人們，都在無數演壇上反覆作同一目的演說。就是『困厄的原因被隱蔽着而人們不能向這些原因鬥爭時，困厄煩惱的人們便不能夠用自己的力量，變更這些狀態。』無產者政治教程第一部四頁）而這些都是支配階級所希望的東西。因爲這樣，所以舊勢力，無論何時都是新興科學的敵人，而不能不爲新興科學的敵人。最近的選舉競爭中我們的言論，受了絕大拘束的事實，由新聞紙的紀載，諸君已經曉得了，就是我自己也受過幾次這樣的直接經驗。

新興科學僅在和強大的既成勢力相鬥爭中而發展其自身。昔日主張太陽不動地球轉動的學者，尙且要被關在牢獄裏，我們站在地球上很堅定的說地球是不會動的，而學者却說地球是會動的，現在已經証明其確實了，但在當時竟會使支配階級這樣恐怖

！然則在社會現象的領域中，——在人和人的生活利益直接交涉的領域中，——于未完全覺悟之前，想成就一件事，同樣不能不曝露于非難，中傷，誤解壓迫等等的砲火之下，這是當然的事。『自由科學的研究』。如馬克思所說，『經濟學的領域和其他一切科學的領域並不是碰見同一的敵人。因為經濟學的所處理的材料特殊性質，所以人類最偏激最小器，最壞的皮氣的念頭，只顧個人利益的「法利神」——復仇的女神被稱為經濟學戰場上的敵人』，（宮川河上共譯資本論岩波文庫本十五頁）

資本論的最後的窮極的目的，馬克思自己在第一版的序文上說過：是『近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法則的曝露。』這裏說的近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法則，例如說地球的物理的運動法則一樣。人們住在地球上而自己確信牠是不會轉動的和人們住在社會中確信現代的社會組織永遠不會改變一樣，可是資本論現在已經教我們曉得，這些不會動的東西其實是會動的。這樣，他啓示我們這資本主義社會的『發生，存在，發展以至死滅，由更高級的社會的有機體以代替那支配的特殊的各種法則。』這樣，他糾正那

些被虐待的人們的錯覺，從他們的錯誤的確信中喚醒回來，曝露他們的困厄的真因，並且指示他們排除這些困厄的可能和途徑，授與他們以自己解放的希望和方針，一言以蔽之，是革命的最重要的教科書中的一種。

在科學的智識的指導之下，關於原始人類的行動的效果，現在已無再縷述之必要。我們的祖先以為雷鳴為最可怕的魔神的狂叫，而現在關於電氣的智識依科學研究的結果不獨已經曉得雷鳴原來不外是電氣在空中放電的音響，而且把那最可恐怖的魔神轉化為最順從的忠僕，如電報，電話，電燈，電車等等各方面的利用，夏季便利用電風扇以却暑，冬天便利用電暖爐以溫室等等。科學的進步即把我們以為最可怕的東西轉化為利用最多的東西。然則經濟學如果值得稱為科學的話那因為要使那些沉淪於困厄的深淵的最無力的民衆轉化為相反的——享受幸福的生活的最有力的人——便不能不提出這樣的指導原理，「而這樣的價值，馬克思的書物中實在已經具備着。」



## 二 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運動法則的曝露

在經濟學者中，不值得稱爲完全的學者的便是庸俗的經濟學者。他們因爲等於庸俗的人，所以稱爲庸俗的學者。他們只能把捉現象的形態而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而加以理解。例如在我們的眼中看見的表面的現象，太陽是從東方的天空轉動到西方的天空，而庸俗的學者便只把這樣的現象形態——像煞有介事的加以學術的名詞，——不出一步地記述出來。所以他們之所謂學問不過是常識的羅列，因此，就是很容易了解的東西也不足爲事物之用。這樣的庸俗學者不用說橫行於今日的各國。其中的代表便是德國的歷史學派和奧國的心理學派。這二派，好像政友會和民政黨同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互相對立互相鬥爭一樣，本質上原來是同樣的，但是表面上却對立着。前者想以個別的事實的記述替代法則的闡明（所謂見木不見林）後者却想以抽象的法則替代資本主義社會之特殊的歷史的法則。這出發點他們雖然不同，可是否認資本主義社會之

特殊的法則他們却是殊途同歸。這歷史學派的創造者之一人洛克兒 Wilhelm Roscher 在以空手捕魚的原始人類中也發現資本的本原的積蓄；而心理學派的領袖巴委爾克却謂在以水溝取水的事件中也可以發現資本主義制度生產方法的特徵。把資本的範疇一般化抽象化永久化這一點他們却是相同。

和這個相反，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研究中乃以曝露近代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歷史的法則為目的。關於這一點資本論第二版的跋文上有以下的章句，現在大概可以供我們的參考。

「人們或許會這樣說，經濟生活的一般法則是同一的東西，無論在那一方面，適用於我們現在的也同樣可以適用於過去。可是這正是馬克思所否定的。依他看來，這樣抽象的法則實在不能存在。……照他的意見，正和這個相反，他認各個歷史的時代都有特有的法則。……人類的生活能否達盡一定的發展時代，和能否從一定的階段移向其他的階段，這又是開始便為他的法則所支配的。……以前的經濟學者們以經濟法

則和物理學化學的法則相比較，實在是誤解經濟法則的性質。將現象作更深一層的分析看起來，社會的有機體和種種動植物的有機體一樣根本上是互相異致的。〔河上宮川共譯本，二九頁〕

例如奴隸制的社會，封建制的社會，資本制的社會這種種社會的有機體並不相同於各種動物的初年期，青年期，壯年期等，却是完全不同的動物，如由蛇而犬而人類一樣。（參照河上著資本論入門第二分冊一四四頁以下。）並不是蛇長成了便變狗，狗發育了便變人，這些動物的種類『根本上是彼此完全不相同的。』所以如食物的攝取是『一個同一的現象』也是『因為各種有機體的全構造不同，各個器官不同所以這些器官的作用和條件等等也隨着完全根據不同的法則。』

在經濟學批判序文中有以下的話說：

『……所以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範疇中，對於其他各種社會形態，縱有真理的存在，然無論怎樣，也只要折扣地去理解牠便得了。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种範疇

中，對於其他各種社會形態的發展，退縮或變化，無論何時，都含着本質上的差異。所謂歷史的發展通常對於最後的形態，常基於一面的理解，以過去的一切形態，爲其自身的階段，因爲最後的形態很少，並且僅在許多條件之下，才能夠自己批判自己所以會生出這樣的見解。……」河上宮川共譯資本論五十八頁

認自己所住的社會是最後的窮極的東西，那過去的一切社會形態便單爲達此窮極目的的手段，而失其獨立的存在。過去的一切形態並不是和最後的形態相對立，而不過是牠的從屬。所以過去的一切形態便不能全部的理解。「最後的形態如把過去的一切形態看做對於自己的階段，便往往只有一面的理解」便是這事。

總之，馬克思在資本論所說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有的法則是不容輕輕放過的。

馬克思會說道「我在這書裏所必要研究的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和與這方法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及交換關係。」（河上宮川共譯本二頁）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以後還有說明，

資本家雇用很多工銀勞動者，除支付勞動者的工銀外，由勞動者的勞動所生產的一切生產物都爲自己所有，這便是他們的特殊的生產方法。這樣的生產方法，在某種社會中得到支配的勢力，這樣的社會便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成爲支配勢力的社會」。（資本論起首的句）簡單說起來，資本家的社會，又可以稱爲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論是闡明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特殊法則的，可是應該注意，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並未存在過，也沒有存在的可能。所以在現實的社會中——這社會雖然發展到怎樣高度的資本主義——過去各種社會形態的一部分一定「還有沒有完全被克服的遺物而保存牠的餘命」請參看河上著資本論入門第二分冊一五〇頁所揭示的圖表）而資本論的理論不能夠拿來套上這些過去的遺物去那是不用說的。

我國（指日本譯者註）農村的人口根據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的調查約佔全人口48.2%，而這些農村中經營農業的大部分還不是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以這些不能稱爲資本主義的農業。這樣看起來，那資本論中所說的地租應該不適用於現在的日本

的佃租。這個問題，村山藤四郎氏在本講座（馬克思主義講座）之馬克思主義與農業問題中已經適當地指摘出來了。請參照這段：『我國（指日本譯者註）的納物佃租是受地租支配的形態。不加深刻的思考便貿然以馬克思地租的公式套到我國的佃租上去，這種謬誤的議論，實在出乎意料的奇怪的現象。如高島素之氏和北浦千大郎氏之所云』（馬克思主義講座第三冊一九二頁以下）

### 三 唯物論的出發點 研究的出發點 外的現象

#### — 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 — 商品

各方面都努力使那些陷於困厄的深淵的人們，注意不到困厄的真因。可是假使我們不爲這些誘惑所蠱迷而能夠找到事實的真相，那末，這些困厄的真因並不是因爲土地太狹，人口太多，外國人太橫暴，也不是因爲我們不努力，這完全是橫在我們眼前的現代社會組織必然會發生的現象。如我們要免除這些困厄，無論如何，我們覺得只

有以革命的手段破壞這些社會組織。

比什麼都還緊要，我們應該先努力正確地認識我們所住的社會的機構，究竟是怎末樣的東西，和牠一定會向那一方面轉變。

想有正確的認識，我們便要有正確的認識方法。正確的認識方法便是唯物辯證法。我先將唯物論的立場說一說，然後再說辯證法的把握的方法。

這個社會的經濟機構是怎末樣的呢？

玩味這個問題時，如果我們是唯心論者，那我們便會閉着眼拱着手的想。可是我們是唯物論者，只有唯物論的認識法。而想確認我們正當的認識——客觀的科學的認識——一定先要把眼睛睜開來觀察週圍的現象。閉了眼睛便把捉不着眼睛所看見的現象形態，那沒有辦法，但是我們的研究却不能不從眼睛所看見的外的現象出發。無論誰的眼睛裏也會反映出來，無論誰也會和我的眼睛一樣看得見，無論誰也會了解的自  
然明白而無論證之必要的這些事物，便是我們研究的出發點。因為從這裏出發，所以

我們的研究，最初便是確實的。反之，假使只由自己內心所想的事出發，那僅由自己以為是錯誤的，究竟是否錯誤尚屬疑問，苟要使什麼人都了解這事，還有更加論證之必要，所以這些議論要由此而追溯到彼，結果全體的研究便終於曖昧不明。

所以我們要從無論誰也會了解而自然明白的事物出發。『馬克思以社會的運動——不遠離人類的意志，意識和意圖而獨立，且正相反，人類的意志意識和意圖，乃受社會各種法則的支配而規定——作一自然史的過程而考察。……在文化史上意識的要素已經表示出這種附屬的任務，文化便是批判的對象，意識的什麼形態不得為什麼結果的基礎已經是自然明白的事了。即是要不以觀念而以外的現象為批判的出發點才正確的。』

〔河上宮川共譯資本論二八頁〕

可是，關於我們的經濟生活，這裏是無論誰的眼睛也可以看得明白的事實。——這便是我們因為要生存，所以不能不加勞動於外界的自然而造出衣食住這些東西。『不要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停止勞動，那無論誰也要死亡，這是小孩子也曉得的事。社



會的總勞動量一定要爲適應各種慾望的生產物量所規定，這也是誰也知道的。想以社會的生產的一定形態而廢止在一定比例之下而必然分配的社會勞動決不可能，甯說不過是變更現象的方法，這是自然可以明白的。自然的法則並不是一切都要廢止。在不同的歷史的各種狀態中其變更的法則不過貫徹其自身的形態吧了。』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馬克思給枯格爾曼 (Kugelmann) 的信中曾經說過上面的話。如果將這個詳細說起來，他的意義便如下面說的。人類因爲要生存，所以不能不勞動以生產物品。因此如果停止這些勞動，不到一年便無論什麼人也要死亡。而我們因爲有各種慾望，社會全體的勞動爲適應這各種慾望，所以要生產各種不同的生產物，而不能不依一定的比例分配於各生產部門中。這是一個自然的法則，人類如要生存在這地球上，便什麼社會的社會組織也要妥當。社會組織不同地變化着，其所表現的方式，乃是其自然法則所採取的現象形態，馬克思所說的以上的話，無論那個小孩子也曉得的 Weiss jodes kind 自然可以明白的道理。Ist Self evident。

不錯，即在今日的社會，因要維持我們的生活，生產必要的物質是要費不絕的勞動的。那些社會的總勞動依一定的比例分配於製鐵，造船，紡績，織物，農業，鑛業等各種生產部門中。可是因為社會的生產都用商品生產的方法，所以社會的一切生產物都是商品。即是以上講的自然法則若在今日的社會，便是表現商品生產的特殊的方式的。

這樣「如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支配的一切社會的富，是一種可怕的龐大的商品的集大成，各種商品都表現着富的原基形態。」（資本論起首的句）

這是，凡棲息於現代社會人都可以曉得的外的現象，無論那一個小孩子也曉得的事。不是爲自己之用而生產而是爲他人——社會——而生產的富，實在是很多種類很多花樣且有無限的數量，可是一切都是商品，不支付代價便拿不到手。所以「爲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支配的一切社會的富」可以說是表現着「一種可怕的龐大的商品的集大成」。所謂「商品集大成」便是無論什麼東西都是商品，只要有錢，便什麼都可以到手，

一切生產物毫無遺漏地都是商品。古代並不是這樣。商品生產尙未十分發達以前，就是想買也沒有賣的人，我們因爲自己要消費乃不得不自行生產。可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資本主義的生產）漸漸占勢力後，許多生產品便漸次變成商品的形態。這些事，在地理上從鄉村而至都市，便可以看得很明白。資本主義的生產尙未十分侵入鄉村以前，雖然沒有錢也還可以馬馬虎虎過去，資本主義的生產已經樹立支配的勢力於都會後便無論什麼東西，不拿出錢來便買不到。只要有錢便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得到。例如我們行到百貨商店時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商品的集大成』。

這樣，資本家社會的富乃表現出『一種可怕的龐大的商品的集大成』而各種商品也以社會的富的細胞而出現。人類的身體爲無量數的細胞所構成，資本家社會的富也一樣爲無量數的商品所構成。這也是無論誰都曉得的。走入市場去，自己想要什麼物品，那物品上便有定價，或者店員會告訴你那物品的價錢。在那裏陳列的東西無論什麼，件件都是商品，這是無論誰一看便明白的。因此『件件商品』都在資本家社會的富的

『原基形態中表現出來』所表現的『外的現象和現象形態都是在我們的眼中看得見的。』這樣的『外的現象便是資本論的出發點。』

以上的事也可以照下面這樣說明。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現世的經濟組織是怎末樣的呢？究竟是怎末樣的呢？我們看現世我們可以找出人與人間的經濟關係，到處都是商品與商品交換的關係。我們假使沒有他人的生產物便不能夠生存，住在都市中的人，始如米，豆醬，醬油，魚類，肉類，牛乳，野菜，和其他各種食料，衣服，器具，新聞，雜誌以至鋼筆和墨水一切東西，都不能不拿他人所生產的。至於餽送和在人家不曉得的時候盜取來的，由全體看起來，這是很少的例外，原則上普通是要支付一定的代價去購買的。因此，種種人與人之間便成立無數交換的關係，這些交換關係的總和便構成今日的經濟的機構。

這樣看起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的機構，可以說是以『一個可怕的龐大的』交換關係的『集大成』而出現，各種交換關係也以其『原基形態』而出現。即是照列甯講的商

品交換是『在資產階級的商品社會的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多數最常見的億萬回中可以觀察出來的關係。』河上譯列寧的辯證法）一言以蔽之，便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

凡研究學問不能忽然從複雜開始。研究的順序，不從最簡單而次第向上至複雜也走不通。所以『我們的研究，從商品或商品交換的分析起。』

#### 四 辯證法的把握 依商品的分析，而被發現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的胚胎

我將辯證法的把握方法在下面說一說。

現代的社會不用說在各方面都可以發現種種矛盾。我現在舉一個例，引用偶然在今日——一九二八年三月二日）——大阪每日新聞所載的一段文字題目叫做視滴——

『電氣公司叫苦連天地說電力過剩，如不限制生產，事業的繼續便非常困難。比這個更可笑的事恐怕再也沒有了。我不明白電力究竟過剩在那裏？！過剩！過剩！而你

只用一根電線傳出去，一般需要電力的人，你却一點都沒有傳去。電熱本來是最便利的燃料，可是因為取價大昂，一般人都不能使用牠，所以燈光雖然薄暗也不能不耐。在許多隧道的山國裏火車不錯是和蛛網一樣的輻縳着都燒着煤炭，因為政黨的關係雖然少客少貨的地方也要建築困難的工程而將過剩的電力使火車電氣化的事倒沒有聽人說過。像家庭電化的文化生活的宣傳耳朵都聽厭了，誰也曉得他的便利，可是因為金錢上不合算。而還說電力過剩困難到了不得，實在是再胡塗不過的！於是便籌商生產限制的辦法。特別設備着機械而不應用，任着澗水直流，機械只望着水流而終日，澗水一點工作也不做，實在沒有比這樣更浪費的事。明白的曉得這樣的浪費而不管，還要賣這樣貴的電力以妨害文化生活的提高，只說什麼過剩過剩實在是喪心病狂的話。」

『在許多過剩的富中有許多人因為貧窮而沒落』便是這樣的事。想把電力供給於一般需要者決不會有的。而電氣公司却因電力過剩而叫苦連天。這不是矛盾是什麼？可是因為想解決這個矛盾，電氣公司便要『限制生產』。這個簡直是『特別設備着機械』

而任牠荒廢，任着澗水空流』的事。如不是這樣便以爲『事業的繼續非常困難』。在今日的社會組織之下想限制生產來解決這個矛盾——生產力的束縛，便是故意妨害富之生產的增加。這事已經明明白白的有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衝突的意義，現存的生產關係（社會關係——社會組織）已經有防害生產力的繼續發展的意義了。

這樣的矛盾爲什麼會發生呢？

列甯這樣說『統一底事物的分析，和在矛盾中充滿着的構成分子的認識，便是辯證法的本質。……對立物的同一性（正確的說來，甯說是統一的。）是認識（發現）在包含着精神與社會一切自然的現象與進行中充滿着矛盾，且互相排斥對立着的各種傾向的意義。因爲要把握這個認識的條件，所以一切世界的進行在『自己運動』，自發的發展與生的現實中都是這些對立的統一的認識。發展便是對立物的鬥爭』（河上譯列甯的辯證法八十七頁八八——八九頁。）

又說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先將資產階級商品社會的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

多數，最常見的億萬回中也可以觀察出來的，即是商品交換的分析。這些分析，在最簡單的現象（資產階級社會的細胞）中，可以發現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乃至一切矛盾的胚胎）比較以上所述的事，便教我們曉得這些矛盾和——自始至終根本機構的總和——社會的發展（成長及運動）。（同上，九二頁）。馬克思主義之經濟學的辯證法的把握的方法，在列寧簡單的說話中已經毫無遺漏地說出來了。

如資本主義社會之富的『原基形態』的商品——又可以說是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構成分子』之『細胞』的商品交換——在前述中已先分析過了，因為想認識『充滯矛盾的構成分子』所以這些分析是分解統一物的商品。

如想發現商品中已經含有的矛盾，因這矛盾就是運動之母，所以商品的運動是把握其『自身運動』。這裏所說的自身運動，是不依存其他運動，而在其自身中運動其動力的事。想這樣把握事物的運動，起首便要有根本的理解。如運動的動力不存在於其自身，而存在於其他事物，那我們的研究便要追溯到其他事物以至窮極才止。



商品所含的根本對立物，便是使用價值和價值。成爲商品後，除商品的所有者外，在別人也一定要有用途。這便不能不是某個使用價值——財富——同時，無論什麼商品也要有幾拾元或幾元的一定價格。關於價格以後還有說明，包含在商品中的價值却以貨幣表現出來。這樣的商品是具有二重性的東西，一方面要有使用價值同時在他方面要有價值。

使用價值爲生產力所產生而價值却是表現生產關係的東西。

商品是統一使用價值和價值二個對立物的東西，商品包含着這樣根本的矛盾，而這樣的矛盾便是商品生產社會——商品生產至極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含有的  
一切矛盾（乃至矛盾的胚胎。）

電力雖然沒有普及一般需要者，而電氣公司却不能不限生產，這是因爲電力是商品的生產的緣故，所以達到一定的程度以上，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便要破壞。那裏便橫互着資本家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衝突的根本原因。

馬克思在其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研究得來的一般結論約如下述：

「人類在其生活底社會的生產中陷于一定的，必然地，離他們的意思而獨立的各種關係卽和他們的物質的各種生產力之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各種生產關係。在一切生產關係的總和之上建立一切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和適應這些建築的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形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的堅實基礎。……社會物質的各種生產力發達到一定階段時，從來在其範圍內活動的現存的生產關係便和不過是法律的表現的所有關係相衝突。這些關係乃變成一切生產力的發展形態的桎梏。因此社會革命的時代便到來了。經濟基礎的變動，一切巨大的上層建築便隨着或徐或急地變革。」

資本主義的生產發達到一定的發展階段的時候爲什麼社會的一切物質的生產力必然會和資本主義的一切生產關係相衝突，而爲什麼一切生產的發展形態必然會變成一切生產關係的反對物轉化爲其桎梏呢？資本論便是說明這些事物的。

## 第二 在單純商品流通中含有的恐慌可能性

資本論的第一篇商品與貨幣是資本論之最基礎的最重要的且最難解的部分。而關於這範圍內的一切問題讓梯田民藏氏另篇論文說明之。（豫定揭載于馬克思主義講座）我在這裏只將貨幣與商品流通（資本論第一篇第三章的題目）中含有的恐慌可能性說一說。

在未行資本家的生產以前，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已經實行了。不，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的發展乃是成立資本家的生產的前提。「商品流通是資本的出發點。這是商品生產與發展商品流通——商業——發展到一定的高度的表現。世界商業與世界市場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已開資本的近代的生活史之端。」關於日本部分的請參看馬克思講座第十篇服部氏明治維新史第一章世界市場之形成過程與明治維新第二章幕府封建國家——特別是第三項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

在資本家的生產以前，已行的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隨着資本家的生產之成立與發展急速地一般化。因此，資本家的生產以前很簡單的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的內在的矛盾至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支配社會的時候必然地是比較大規模的再生產。

「在商品的流通更在貨幣的流通中展開的各種矛盾——恐慌可能性的原因——想於資本的自身中再生產，事實上在資本的基礎上已發展着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了

。』〔關於剩餘價值的一切學說中第二卷第二部二八六頁〕

我們在這裏已曉得這種性質——既存在于單純商品流通的內在所以在資本家社會的商品流通中必然地會有的廣泛的大規模的再生產——的各種矛盾。

經濟上的恐慌和政治上的戰爭是資本家社會中不可避免的災害。

恐慌可能性就在單純商品生產的社會中也存在着。而在資本家的商品生產社會裏乃開始轉化為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事。





是牠們的媒介，原來是同一的買賣的。在W1—W2這兩個對立的交換(W1—G與G—W2)是完全對立的交換中不外分裂為各種生產物之全部交換的前提不許其彼此獨立分離。因此，如前所述的關係荷斷截其買賣的連絡那便是各種生產物之全部交換之否定——生產物之商品化的否定。如上表所示，假使不買入(A)的織物(即不以G—W2這樣的買賣以補充W1—G而完成W1—G—W2的形式W1的轉形乃仍未終了)那(B)的手裏便無織物(W2)賣出，C的手裏也沒有米(W3)賣出，D的手裏也沒有帽子(W4)賣出，遂使為商品而生產的一切生產物都不能夠賣出，——生產過剩的形態，恐慌的出現——這些便是為商品而生產的一切生產物，在商品的否定中販賣和購買的統一性要強制維持的意義。『相互補充適合，在其內部雖不是獨立的而其外部的獨立化進行至一定程度時其統一性便因一種恐慌而要強制地維持。商品內在所合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之對立……這內在的矛盾，依商品變態的各種對立而取其發展運動的各種形態。因此，這各種形態便包含着恐慌的可能性——可是，只不

過是可能性。』河上宮川共譯資本論一八三頁

總之統一使用價值和價值這對立物的商品——商品內在的矛盾是取 $W \text{---} G$ —— $W \text{---} I$ 這種運動形態的這樣形式的，商品流通，是在商品內部應該解決的矛盾。可是，這 $W \text{---} G \text{---} W$ 是由 $M \text{---} G$ 和 $G \text{---} W \text{---} I$ 種對立的運動構成的。這些乃不能不補充適合而使之統一。可是假使將一個東西分開為兩部分那各部分便離全體的連綿而為自立的運動。因統一的破壞的可能性所以對於這統一的破壞的強制的解決，恐慌可能性便存在其中。因之『貨幣流通沒有恐慌也可以進行，而沒有貨幣流通恐慌便不能夠發生』。（經濟學批判 德文本八六頁）

最要緊的是把握住生產物之直接交換和商品買賣的本質上的差異。A的生產物和B的生產物直接交換時，A和B交換同時B和A交換。所以所謂買賣——這是以本來貨幣的媒介為生產物的交換之用的話，——在這個時候，那A的賣出，便是B的賣出。可是如果A和B交換以貨幣為媒介的時候那 $A \text{---} B$ 便轉化為 $A \text{---} G \text{---} B$ 。在這



個時候，(甲)A——G(A之賣出)這種買賣就是對手方面(乙)G——A(A之購入)這並不包含Q——B「(甲)購買B商品的事」。這是生產物的直接交換和以貨幣為媒介之商品流通的根本差異。可是商品生產發展到某種程度時，因生產物的交換擴大到某種程度以上，生產物之全部的交換，便不得不以貨幣為媒介。(貨幣之必然性)如以商品生產為前提，貨幣乃必然會發生，所以也有恐慌可能性。動搖資本家社會的根底的恐慌在單純商品生產中早已種有伏線了。

川島清治郎氏于大正九年(一九一〇年)在其所著貨幣廢止論(英日兩國文)中有如下  
的論述：

「馬克思說多數資本家站在掠奪資本(是掠奪資本嗎?——河上)積蓄的地位，但是不曉得斷絕資本家當然的地位的唯一原因也可說是一個錯誤。不，他大說特說勞動力(?)以貨幣之媒介(?)而轉化為資本(在那裏大說特說呢?——河上)眼看着而不曉得廢除貨幣也可說是一件很失態的事。」(上說的書一九頁)

可是貨幣不是隨便可以廢除的。因為有肺，所以會患肺病，如果將肺臟除了去，那人也便死了。廢止貨幣便是廢止商品生產的意義，廢止商品生產便是廢止現代社會組織——資本家的社會形態——的意義。而且，無論誰只要心裏一想便能夠實現，世間沒有這樣簡單的事！（參看經濟學批判七〇頁以下，宮川氏譯本一〇九——一一四頁）

我常聽見一般人的社會改造論，以為沒有貨幣了便可以不絕的再生產。可是，那必然運絡着的有機體之一切器官是不能夠任意增減的。砍下松枝來接人類的手不過是童話裏的故事罷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以克服這些空想而產生的。

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如以下的形式：——

W—G—W' (商品——貨幣——別種商品)

即是有米的人，把米賣掉，得到貨幣，再以貨幣去買別種商品，例如織物。這在表面上觀察起來，可以曉得實質上只是與 W 和 W' 的直接交換——即所謂物物交換——相同，而不同的地方却在其形式是否有貨幣介在其間。可是，實際上其中却有以

下這樣的差異。

例如B這個人將他的酒賣與某人，再以得來的價錢向A買織物。而A將織物賣給B得來的價錢再拿來向C買米。這樣看起來A明明白白以織物換米。可是米的所有者C不能買他的織物，要B才能夠買。C以賣米給A得來的代價買D所有的商品例如帽子，所以C是以米和帽子相交換。於是C所有的米為A所有，而A所有的織物，和C沒有別種關係，便為B所有，A的商品——織物和C的商品——米不在A和C之間相互交換，所以和物物交換時，實質上，實在不同。即是A賣他的織物與B，可是，什麼東西也沒有向B買，反向C買米；又C賣米與A，但是什麼東西也沒有向A買，反向D買帽子。這樣的商品流通，第一打破隨着物物交換而生的對於生產物之交換的個人底和地方底制限。第二又打破生產物交換之時間底制限。直接交換生產物的時候，例如A和B把織物和米直接交換時那A所有的織物讓與B，同時就是B所有的米讓與A。可是以貨幣為商品流通的媒介時賣織物而得一定貨幣的A以他的貨幣未必立刻就

買米。不用說照A賣織物，同時B便買織物這一點看起來，販賣便是購買，所以販賣和購買一定是同時發生的，可是把一個商品的轉形——同一人的行爲——觀察起來，先在第一段販賣然後再在第二段購買。這二個相對立的行爲間，或久或暫都存在着一定的時間的間隔。即是商品流通——以貨幣爲媒介的商品流通——存于物物交換的時候，在換出自己的生產物，和換入他人的生產物之間，如果時間一致時，那使其分裂販賣和購買之對立的，（矛盾的展開）不止打破生產物交換的個人底場所底限制，還打破時間底限制，最後依以上所述之個人底場所底時間底限制的撤廢，生產物的交換範圍，乃被擴大而形成商品流通。同時人們便自然鑽進自身完全不能左右的社會關係中，一處發生狂亂的時候，便連絡地波及全體的關係。例如因B賣酒所以A可以賣織物，又因A賣織物，就是C可以賣米，更因C賣米，所以D也可以賣帽子，無意識間一切人們便一般的連絡着，他們的社會的存在，離他們的意識而獨立而被規定。且以貨幣爲媒介的商品流通無論什麼人也不能豫知伏在其中的恐慌勃發的可能性的意義。商品

流通，生產物的交換，分開販賣和購買二個相對立的運動，但是這二個相對立的運動，不外是互相補充適合的統一的過程——這是商品由對立物的統一才生出來的。——可是如一個過程已經在這二個相對立的過程中繼續分裂時，在那瞬間這些過程，便彼此獨立地生出破壞其統一的可能性。可是因為恐慌，——商品的販賣不能，——便被強制的實現着不許其破壞這個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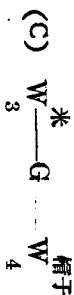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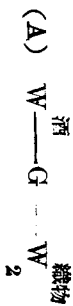
## 一一 爲支付手段的貨幣和恐慌可能性

貨幣不但有流通手段的機能，且有支付手段的機能。

例如W，商品的所有者A，把其W事實上讓與與B，可是B把相當于其價格的貨幣約在一定的期日後才支付，貨幣沒有現出舞臺以前，商品的一方已先移轉，依着時機其商品已經被消費了其使用價值後，到了約定的期限始由B交一定的貨幣與A在這個場合，貨幣和商品的授受不是同時舉行，販賣者與購買者，債權者與債務者，結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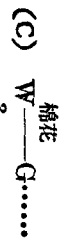
新的關係——信用關係——適應這些關係的貨幣，也轉形為流通手段的貨幣。

為容易明白起見圖示如次：



貨幣為流通手段而為商品的轉形(例如由酒轉為織物)的媒介時，上述的三個買賣便進行從A至B，從B至C等時間的順序。可是貨幣為支付手段的機能時，那個關係如次。





這時候，先把C的W<sub>3</sub>（棉花）賣與B；B將這個做爲W<sub>2</sub>（棉紗）後，再賣與A；A又將這個做爲W<sub>1</sub>（織物）後，再賣與X；這樣A把X買織物的代價得來的貨幣支付以前向B買棉紗的代價；B又把由A拿來的貨幣支付以前向C買棉花的代價……等等關係。所以這個場合以一定的貨幣，由A交付與B，由B與C的事是必然地跟着以前所行的商品所有權之移轉的結果。

跟着商品流通的發展而發生的這樣的信用關係，——這應該稱爲流通信用和在資本家社會所行的資本信用的機能不同。——也次第複雜，隨着他的破綻原來貨幣的恐慌也次第增爲可能。如照上面的例說起來，A付錢與B，B才付錢與C，如果A不能付錢時，那B也連帶着不能支付。連繫着這樣的信用關係的人越多，如果有一個人不

能付錢的時候，便連帶着越多人不能付錢。這樣「迷醉於興隆的景象的自負的市民們從前以爲貨幣不過是空洞的幻影，說商品便是貨幣。可是，現在却謂貨幣便是商品了！這樣的呼聲已經響徹世界的市場。鹿爲求新鮮的水而啼，而市場之魂却爲求唯一的富——貨幣而啼。」（資本論河上宮川共譯本二二二頁）

由以上所述的恐慌可能性，我們可以曉得從揚棄單純商品流通的領域而踏入資本的流通過程中，不獨大規模的被再生產且轉化爲不可避的必然性。被再生產的現象無再覆述之必要，只將新生的恐慌的必然性在後面再論述之。

第三 在資本家的各種生產關係內部各種生產力的發展（其一）——各種生產力和各種生產關係的衝突釀成的勞動階級的困厄

一 剩餘價值和資本



我們在前章所說的單純商品流通，是這樣的形式， $W—G—W$ ，（商品—貨幣—貨幣—商品）。例如米之所有者賣他的米以換貨幣，復以其貨幣以買織物。這時米和織物的使用價值並不相同。因此這些商品的價值雖然相同而在其全體的交換上乃各有其意義。米在其所有者看起來，是無用的沒有使用價值的東西。可是如前述的交換的結果，他以米換取在他有用的有使用價值的織物。他拿出自己無用的東西，而換入自己有用的東西。

可是貨幣成爲資本而運動的時候， $W—G—W$ ，的系列，乃被顛倒爲  $G—W—G$ ，（貨幣—商品—貨幣，）的形式。而這樣的運動形式，循環的始點和終點，都是相同的貨幣，在貨幣所有者手裏，由全體交換的結果，因尚剩餘相同的使用價值，所以這樣的交換，在這個意義上較之最初不能不增加其貨幣的分量。這個過程的內容不是在其兩端的質的差異而是在其量的不同。所以  $G—W—G$ ，（貨幣—商品—貨幣）的循環，實在不能不變爲  $G—W—G+g$ （貨幣—商品—較多的貨幣）。

$W-G-W$ ，是因爲購買而販賣的。米之所有者因爲想購買他所沒有的織物所以先把米賣去而換取貨幣。和這個不同的  $G-W-G+e$  (若用簡單表示就是  $G-W-G$ ) 却是因爲販賣而購買的。貨幣的所有者以其貨幣買米，然後以較其買入時更高的價格賣出去，所以他的貨幣的量便較前增加。因此這交換的目的是在價值的增殖。這被增殖的價值部分——就是  $e$ ——便是我們叫爲剩餘價值的。像這樣獲得剩餘價值的價值——自己增殖的價值——便是資本。

可是，如已經進行過  $G-W-G$  運動那有限際的性質底價值的自己運動，便隨之開始。 $W-G-W$ ，是爲商品而生產的使用價值之自己運動，和這個  $G-W-G$ ，是價值獨立的自己運動，且有無限際的性質不同。爲購買而販賣，第一因橫互其過程外的終局目的——就是個人的消費——不過爲其手段，而滿足其生活上的欲望自有一定的限度；第二因其所支出的貨幣不能再歸於元來的所有者所以沒有可以無限擴大的性質。反之，爲販賣而購買的目的是在增加其價值的所有量。而價值量的增加是無限際的。例

如雖由一百萬元增至二百萬元，而其價值也仍爲分量所限，所以依然要增加其價值的分量。如以價值的增加爲問題那對於一百萬元或二百萬元也會起同一的欲望。如不將這二百萬元自身的價值之增殖開始其新的循環那其所增殖的價值——資本——的性質便馬上失掉。這樣增殖的資本只存在於這樣過程的不絕的更新之中，所以爲資本的貨幣的流通便以自身爲目的，資本爲資本的繼續存在而運動時便無限際。這樣的價值爲完成自身的增殖起見，乃不絕地努力實現這不能實現的目的。包藏在其自身中的不能解決的矛盾，是其自己運動的過程之主體，而商品與貨幣爲增殖自己的價值乃在其循環運動中時時交換，不過是其現象形態吧了。（如從現象形態說起來，資本就是商品也是貨幣。商品與貨幣這二個對立物原是同一的意義。）

資本運動是一個自己的運動。推動這運動的動力在資本自身中便包含着矛盾。如將這個求之於每個資本家的意識中實在是一個根本的誤解。羅斯金 *Ruskin, John* 高唱意識的變革之社會的改造說實在根本的誤解。

商品，貨幣出現於市場時不用說其自身不能相互交換。成爲資本的貨幣底運動，是成爲意識者的貨幣所有者的行動的媒介。現在有這種運動的意識的人，貨幣的所有者，便是資本家。所謂資本家究竟不過是資本之經濟的範疇之人格化。馬克思說「爲避免引起誤解起見，我決不想明明白白的描寫資本家與土地所有者的姿態。可是在這裏，資本論——成爲問題的經濟的一切範疇的人格化的人物，只限於一定的階級關係與階級利益的承當者。我的立場是要把握社會的經濟的構造的發展之自然史的過程，而很少以個人對於社會關係——主觀地，他雖怎樣的想超越，但是他依然爲社會所支配——他要負怎樣的責任爲立場。」（資本論河上，宮川共譯本一四頁。）

## 二 剩餘價值的泉源 資本家的生產

我們曉得，資本的運動形式是  $G-W-G$ （貨幣——商品——較多的貨幣）。這樣，如果我們把等價物——價值相等的東西——之交換爲前提，那在此運動形式中便含

有一種謎語。因為如在第一階段  $G \rightarrow W$  中爲等價物的交換，在第二階段  $W \rightarrow G$  中也是等價物的交換，而最初的  $G$  却不能是最後的  $G + B$ 。

可是我們不能不以等價物的交換爲前提。因爲依集團的現象觀察起來，例如人口之生育，男女兩性是平均地相等，同樣，商品與商品的交換也是價值相等的東西的交換。所以從各個觀察起來，某一對夫婦單獨生育男孩，某一對夫婦單獨生育女子的事不用說是可以有的。同樣，從各個觀察起來，商品和被交換的商品，無論何時其價值却沒有相等的道理。可是我們的問題是平均的集團的現象。「如以價格表現交換的關係便不能不考慮到那個別的交流關係，繼續的交流關係，偶然的交換關係，大量的關係，一時的關係和包括長期間關係的區別。可是假使是這樣——無疑的一定是這樣，我們以同一的必然性，由偶然的個別的關係至正常的大量關係便是由價格而進至價值」〔河上譯列甯的辯證法一〇頁列甯說的〕，因此，我們在這裏以價值法則，或商品生產的法則——「在這裏平均地以等價物相交換，各人只是以商品購買商品」〔資本論第

一卷高祖基版)——爲前提。價值法則以商品交換之大量的存在爲前提，又以資本家的生產爲前提。因此，價值法則乃是『在資本家的生產之基礎上才開始自己自由展開』的東西。(同上，四七二頁。)

如前面說過的若以等價物之交換爲前提，那  $G-W-G$  (即  $G-W, W-G$ ) 這樣的運動形式，便含有一個不可解的謎。這樣，被購入的商品在購入後未賣出以前，基於什麼而增大其自身的價值，從價值量的觀點上看來， $W$  轉化爲  $W+v$  所以  $G-W$  就是  $W-G+g$  的過程中，實在不得不由這樣而成立  $G-W, W+W-G+g$ 。然則最初被購入的商品怎樣才能增大他的價值，最初的商品要怎樣才能夠轉化爲較大價值的商品呢？這是一個秘密——剩餘價值的生產——就是資本家的生產的秘密。

嚴密地科學地曝露這秘密的是資本論，其第一卷第二篇以下已經詳細的說過了。至簡單的敘述在馬克思自己的筆下 工銀勞動與資本 (河上譯岩波文庫版二八頁以下) 和

工銀價格及利潤中已有說及，而在上述的工銀勞動與資本的卷頭恩格斯的序文中亦有更簡單的敘述。這裏添加幾筆暫時引用拙著（河上著譯注）階級鬥爭之必然性及其必然的轉化中的幾句：

成爲商品的勞動力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前提。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下，生產剩餘價值——分裂爲各種資本家所獲得，除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利息等等外還有資產階級地主徵收的資本制的地租——的泉源，只有分拆商品的勞動力才可以完全理解。

成爲商品的勞動力，和他種商品一樣也有價值和使用價值。那麼，勞動力的價值是怎樣規定的呢？勞動力的價值和他種一般的商品一樣，依生產他的社會的必要勞動的分量而規定。換句話說，就是等於生產勞動者自身和他的家族的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時間。我爲便利以後說話起見，設這個時間爲六小時。設純金二分等於一元，而生產二分純金要費三小時的勞動時間（因爲礦山不同，時間自然亦各異，可是我們研究的問題是社會的平均的現象）即六小時的勞動便代表兩元，勞動力的價值——商

品的價值便是一日二元。這樣，一種商品如帽子的價值和二元相同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成爲商品的勞動力有一種特別的性質，便是他的使用價值。不用說，無論什麼商品的使用價值(效用)在實現其使用(消費)這一點是相同的。例如食物的使用價值在供食用的時候實現，衣服的使用價值在供穿着的時候實現，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在消費的時候實現。不同的地方，只在勞動力的消費便是勞動的發揮，而這勞動限用於商品生產，即是新的價值之泉源這一點。因此，資本家雖照價值購買勞動者的勞動力，然而如果把勞動力的使用的時間延長至其價值以上，如以下所述的，那他們也能夠獲得支給勞動者的價值以上的價值。

在商品交換的世界中，無論誰，如果想得到他人所有者的商品便不能不支付代價。如果已經支付代價以後，他便獲得該商品的所有權，所以便有自由利用其使用價值的權利。例如我以二元買一件帽子，如果這二元的代價恰相當於這帽子的價值，那照以前的假定，生產這帽子便要費六小時間的人類勞動。現在我以二塊錢支付六小時



間勞動，那這帽子便是我的所有物。所以我便有自由利用這帽子的權利。可是我就怎能樣去自由利用牠我也不能夠將這個帽子發揮什麼人類的勞動。所以使用價值的消費便是價值的消費。而我以買一件帽子的代價，代之以買一日的勞動力。就是將一個勞動者雇用一日。在這個場合，我支付二元爲這勞動力的代價即工銀，那我便是照勞動力的價值而買入。已經支付相當的代價，將他人的勞動力移轉爲我所有，那麼，這些勞動力的使用價值我便可以自由使用。所以，假使我是一個商品生產者，使這勞動者爲十二小時的勞動於商品的生產，而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實現十二小時的勞動，這些勞動體化於商品，構成商品的價值。依以前的假定，這新的價值即等於四元。因此我支付六小時的價值（二元）買入一個人一日的勞動力，用於生產的消費上便得到十二小時的價值（四元）。這樣，一日十二小時中，只支付六小時的勞動，而其餘的六小時的勞動是白費的，資本家照其價值以勞動者的勞動力爲商品而買入，榨取其一定時間的白費勞動，一定的剩餘勞動——一定的剩餘價值。

勞動者以一日十二小時的勞動而領取二塊錢的工資，他們以這二塊錢買入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族的生活的必要的消費資料。可是他們的消費資料的生產不過費六小時的勞動。所以在他們十二小時的勞動中，六小時為他們自身而勞動，而其餘的六小時便是為資本家而白費的勞動。這個恰和中世時代的農奴一樣，一星期中三日在向領主借來的土地裏勞動，其餘三日在領主直轄的土地裏白白耕作，實質上沒有什麼改變。在農奴的時候，無論是向他們領主借來的土地或是領主直轄的土地都是由他們的勞動去耕作，而收穫的東西，只他們自己領來的土地所生產的才是他們自己的東西，領主直轄的土地所生產的全部都為領主所有，——而由他們的勞動生產出來的收穫物仍充當他們的生活資料——所以他們的勞動可以分開他們的生活的必要勞動和生活的必要勞動以上的剩餘勞動兩部分，露出現象的表面上。有半農奴的性質的日本現在的小作農，他們的勞動得來的生產物的大半都納入地主的手中。他們的勞動分開為他們自己的勞動和為他人的剩餘勞動兩種，在這個場合依然曝露於現象形態之上。而在工銀勞動

的場合，他們的勞動之全部似乎已經支付工銀一樣。二塊錢等於一日勞動力的價值——勞動者一日的生活必要的消費資料的價值——好像支付十二小時的勞動的代價。他們從事十二小時的勞動而僅受六小時的勞動的生產的價值，他們所領受的不是他們自己的生產物——例如紡績工人並不是領取他們自己生產的棉紗而是領取工銀——而是領取二塊錢的貨幣，以備辦他們的生活的必要衣食。行社會的分業的結果，一切事態均以貨幣為媒介而經過複雜的過程，事物的本質為虛偽的現象形態所覆蓋，不經過科學的分析便不能正確地理解。

這裏應該要注意的是在所有商品中，只有因生產而消費的勞動力，才能生產其自身的價值以上的價值。不用說，物品的生產，除人的要素，勞動力以外，物的要素——生產手段也是必要的。而所有生產手段，多數為過去的勞動的生產物，這所有的過去的勞動——生產手段對象化的勞動——也是生產該生產物的必要勞動。因此，被生產的商品的價值量，依其生產的必要的勞動量而規定，生產手段的價值移轉於生產出

來的商品之上。可是這僅移轉其自身的價值而不是附加其自身以上的價值。

現在，假使要生產十磅棉紗，其必要的生產手段為含有二十一小時勞動（生產所費的勞動）的棉花和含有三小時勞動的紡錘（紡績機器和棉花原料不同，經過幾回的生產過程也還可以應用。現在假定生產十磅棉紗必要的紡績機械的消耗量以紡錘一個表示之。）那生產手段所包含的總量為二十四小時的勞動，照前面的假定，即是相當於八元。這些生產手段是生產十磅棉紗必要的東西，生產牠們的必要勞動時間，同時便是生產棉紗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生產手段的價值（不多不少地）移於生產物棉紗之上。可是棉花如果僅有紡錘是不能夠生產棉紗的。想由這些生產手段生產棉紗不能不加勞動於這些生產手段中。現在，假使這必要的勞動時間是十二小時。這樣，生產十磅棉紗的必要勞動時間是棉花21時+紡錘3時+生產的勞動12時=36時即是十磅棉紗的價值為十二元。

這有十二元價值的棉紗究竟要多少生產費呢？這是二十一時勞動的棉花（七圓）三

時勞動的紡錘（一圓）和一日的勞動力（二圓）合計起來便是十元。十二元的東西，十元便可以生產出來。那麼，扣除二元的剩餘價值是從那裏生出來的呢？生產手段不過只將他的價值移轉於生產物之上。那裏，沒有產生剩餘價值的理由。只是在生產力中雖然只等於六小時的勞動的價值然而能夠發揮十二小時的勞動。而這些勞動在生產物之上對象化而形成其價值。用二元買來的勞動力，加四元的價值於生產物之上。成爲商品的勞動力的特性——比較其自身的價值生出更多的價值的特性——就是剩餘價值之唯一的泉源。

有如上的特性的勞動力，好像是不可思議，實在不是不可思議的。這是因爲除了人類便不能發揮人類的勞動。因爲生產物的生產，機械便要大大的勞動。可是機械的勞動並不是人類的勞動，機械無論怎樣勞動也不能作人類的勞動。所以生產機械自身的人類的勞動，是不能移轉於生產物之上的。不獨機械是這樣，就是所有生產手段也是一樣，所以一切生產手段自身的價值不能完全移轉於生產物之上。

只有人類將新的勞動加於對象之上才能夠得到附加的新的價值。可是一個人（和他的家族）因為生存而生產其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時間，一日為六小時，而他們一日雖然工作十二小時也沒有什麼妨礙。不，勞動生產力，除了在最幼稚的大古時代，自奴隸制成立以來，人類勞動的生產力常常有支持其自身的生活以上的餘力，而且這些餘力日益增加。這些餘力便是榨取制度的物質的基礎，現代資本家的生產也是站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下，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分為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利息，地租，（資本制地租譯注）創業利潤等等形態歸於資本家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所得——完全是榨取勞動階級的，換言之我們可以曉得是由勞動者於一日間，為人強迫幾小時從事白費的勞動發生出來的。

這裏最要注意的是行資本家的生產後勞動即便成為商品。如在商品流通的世界中

假定能夠行等價和等價的交換，依商品——成爲商品的勞動力——的價值而買賣，而其勞動時間也會被延長至必要勞動時間以上，剩餘價值一定還會殘存在資本家階級之手。

含有二十一時間勞動的棉花，和含有三時間勞動的紡錘，照價合計便要要用八塊錢買來。一日份的勞動力照價便要要用二塊錢買來。而其生產出來的綿紗含有三十六時間的勞動，照價可以賣十二元。資本家雖然將商品照價買來，照價賣出也能夠得到一定的剩餘價值（至於這些剩餘價值，各種資本家和地主怎樣去分配，是在這個問題之外。）在商品交換世界中，最高的正義便是一切商品都照價買賣。A 商品所有者和 B 商品所有者對立着相互平等的關係，毫無詐僞地強制地在自由契約之下依商品的價值而互相交換，商品法則便被完全樹立。在我們現在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所行的勞動力的買賣，實際上無論什麼時候也決不會依着這樣的條件而行。只是我們確信，勞動力的買賣即如等價和等價的交換，無論如何，資本家也必然會轉化爲勞動者的榨取者。勞動

力一成為商品，這樣的結果，依商品交換的性質便必然會產生出來。在商品交換的世界中對於一定的商品支付相當的價值以後這商品的使用價值便為我所有。如我用兩塊錢買了價值二塊錢的帽子，那帽子的使用價值便是我的。我無論怎樣去利用牠，別人也不能非難我。同樣，資本家如照價買了勞動者的勞動力。（未必一定照價買即使不是照價買。）便利用那些使用價值來獲得剩餘價值。現在，我並不是以道德論來非難剩餘價值的榨取。我想說明的事實說是相反。我想說明的是勞動力一成為商品後，在資本家商品世界的正義，自由，平等之下，商品世界的法律保護之下，商品世界的道德的肯定之下公然榨取他人的勞動的事。將他人財物白白的拿來，就是所謂盜賊也要在夜間才敢詭秘地行動。這樣的盜賊，直到現在，還不絕地出現，所以夜間，家家戶戶都要嚴肩緊閉以後才去就寢。在大都會中，人以為可畏的東西，不是虎狼而是同為人類。這自詡為文明的人類生活的一點不可思議的事不在這個問題之內，這裏的問題，是所謂盜賊者尚且要在夜間才敢偷別人的財物，反之，而資本家却在青天白日之下



，公然地白白榨取工銀勞動者的勞動！

這  $G-W-G$  (即是  $G-W, W-G$ ) 運動所含有的謎語，在價值法則——等價物的交換——的前提之下，便可以完全解決。 $G-W-G$ ，實在就是  $G-W \dots W-G$ ，詳言之便是  $G-W(A, P^B) \dots P \dots W, -G$ 。最初是以貨幣 (G) 購買商品——勞動力 (A) 與生產手段 ( $P^m$ ) 而成立的。依貨幣所有者這樣的購買，他的貨幣生產新的商品，轉形其生產要素，可是祇是價值的轉形，在這種買賣中並無增減其所有的價值量。被購買的商品 (A 和  $P^m$ ) 為生產新的商品，都放入生產過程中轉形為生產資本 P，不久通過生產過程更轉形為新的商品 (W)。這樣的轉形並不於商品和商品交換的流通行程中而行於流通中斷的意義的生產過程中。可是，在這生產過程中所行的價值的增殖，其價值量的關係，就是  $W + v$  乃是比最初購入的商品 W 較大價值的商品。而資本家以這些商品再現於流通行程，雖然照價賣出，其最初的 G 也要轉化為  $G + \Delta G$ 。

由以上的過程所貢獻的價值的增殖，A (充購買勞動力的資本部分) 和  $P^m$  (充購

買生產手段的資本部分)的價值不過移轉於新生產物之上。所以我們叫前者爲可變資本，後者爲不變資本。在現象形態之上——生產當事者的意識中——剩餘價值好像是由全體的資本生出來的，所以以剩餘價值和全體資本的對比(謂之利潤率)爲問題。根本上實在要以剩餘價值和可變資本相對比。我們便叫這個爲剩餘價值率。這是依資產階級對於勞動階級的榨取程度如實地表現出來，而隱蔽這些事情當然是全有產階級和那些空論的代辯者非常關心的。

### 三 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 勞動時間和工銀迴生的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之質的轉形

如果勞動力是照着牠的價值來買賣，那勞動者向資本家領受的工銀(他的勞動力的代價)便相當於他自己和他的家族的生活所必要的消費資料的價值。現在照着前例，生產消費資料所必要的社會的勞動一日爲六小時，即相當於二塊錢，如果資本家支付勞動者一日二塊錢的工銀，一日從事六小時的勞動(必要勞動)便停止。那便什麼剩

餘勞動（剩餘價值）也不能夠榨取。所以將勞動日（一日的勞動時間）延長至某種程度上——必要勞動時間以上——為成立資本家的生產獲得剩餘價值的目的的絕對的條件，不獨這樣，勞動時間越發延長至必要勞動時間以上，資本家榨取的剩餘價值便越發大。因此，竭力延長勞動時間是資本家階級自然地努力的一種。我們叫這樣得來的剩餘價值為絕對剩餘價值。

我們還是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之上考察一切現象吧。勞動力的買賣雖然說是以照價買賣為前提，實際上關於勞動力商品的供給有許多特殊的條件，在許多場合中資本家是在價值以下而買取的。最少，在價值以下而買取是以增大資本家榨取的剩餘價值，所以資本家不絕的減低工銀。這竭力延長勞動時間和竭力減低工銀便是資本家階級不絕地努力的目標。

他方面，勞動時間的縮短和工銀的增加正是勞動階級所要求的利益。這一方面的利益正是他方面的不利，他方面的不利，正是這一方面的利益。這兩方面的利益，恰

恰正相衝突。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鬥爭——屬於第一期的鬥爭——是必然會有的。

而在這樣的鬥爭中，勞動階級的要求還是完全以價值法則——商品的生產與交換的法則——為立腳點。勞動者賣給資本家的，是一日的勞動力。資本家無厭的延長勞動時間，如想由勞動者消耗十年間的活動力以獲得三十年間的勞動，這便是等於僅支付一日的勞動力的代價，而實際上得到三日的勞動力的使用。所以勞動者主張縮短一日的勞動時間至某種程度實在是商品販賣者應該主張的權利。而他們努力抬高他們唯一的商品——勞動力的代價（工銀）不過以商品販賣者的資格而努力。他們為貫徹他們的目的而組織工會組織政黨這些運動並不是為動搖商品世界的基礎——現代社會組織的根底——。勞動力雖然照着價值——乃至價值以上——賣出，勞動時間由一日十七小時可驚的長時間（明治三十年時日本紡織工場的實例）而制限為一日八小時（現在的勞動農民黨，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這些組織已於本書脫稿後被解散原註）等揭發要

求八小時勞動制的制定)而工銀勞動者依然還是工銀勞動者；資本家依然還是資本家。前者依然還為後者所搾取，社會依然還立腳於工銀勞動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之上，依然是資本主義社會。

階級鬥爭還要在資本家的生產關係的範疇中騷動。

#### 四 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相對剩餘價值的遞次增大 相對工銀的遞次減少

階級鬥爭更向前進展。這些，不久便必然地會經過質的變化。為什麼呢？因為勞動階級于資本家的生產關係的範疇之內，以合法的運動形態對資產階級繼續鬥爭之間，鬥爭的舞台自身，徐徐地，可是確實地，不得不發見他們次第轉化於不利的命運。我曾如下面這樣說過：『勞動階級或用勞動組合的力，或用勞動黨的力經過幾許鬥爭後雖然好像能夠將其勞動力照價賣出，而在鬥爭的舞台自身，鬥爭當事者，還沒有意識時，仍徐徐地不絕地回轉，轉化到對於資產階級越發有利，對於勞動者越發不利。譬

如A希望永遠是春天，而B却希望夏天早日來，這彼此決死的鬥爭中，他們共同的立腳點——地球自身却依着引力的法則徐徐地回轉，春天自然地過去，夏天自然地到來。什麼人也看不見引力的法則——價值法則——的作用，離鬥爭當事者的意識而獨立，他們的社會的存在自然地變化。〔河上著階級鬥爭的必然性及其必然的轉化 八〇，八一頁〕茲簡單地說明這個理由。

日本的大資本家三井和岩崎互相競爭，同樣大富豪大地主的政黨政友會和民政黨也鋒芒畢露地競爭着，資本家在他們同志之間分贓的時候也不免相爭，可是「一個資本家想將其他資本家驅逐出戰場，而取得他們的資本，惟有將其商品賤價賣出去，因為要賤價賣出去，而又不曾使他自己破產，便要賤價的生產，所以他要竭力提高勞動的生產力。提高勞動的生產力的最有效力的方法，是分業的進步與機械的普及和其不斷的改良。由分業而分負勞動的勞動軍越多，機械的應用的規模越大，比較的生產費

便越發減少，勞動的生產便越發多。所以資本家間，因想竭力利用偉大的規模，而增加分業與機械，所以各方面便要起競爭。

「現在，有一個資本家以分業的增進和新機械的應用與改良更巧妙更有利地利用自然力的手段，用一定量的勞動（生的勞動）或積蓄勞動，比他的競爭者生產更多生產物——商品——如他的競爭者能織半碼麻布，而他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能夠生產一碼麻布，這個資本家是怎樣去進行得來的呢？

「他可以繼續照以前的市價賣他的半碼麻布，可是這樣的手段便不能擴張他自己的銷路，和驅逐他的敵人出戰場。而他因生產的擴張，當然同樣有擴張他自己的販路的必要。他喚起的比從來更有力更高價的生產手段實在能夠使他的商品賤價賣出去，同時他便賣更多商品，他的商品便由他強制地獲得遙遠廣大的銷路。所以這樣的資本家賣出他的半碼麻布比較他的競爭者便宜。

「這個資本家生產一碼麻布的費用，雖然不會多過其他資本家生產半碼麻布的費用，可是他不會將他的一碼麻布和他的競爭者的半碼麻布一樣多的價錢賣出去。因為如果這樣他便賺不到什麼東西，他能夠收回他的生產費。……而他所希望達到的目的，祇將他的商品的價格比他的競爭者的稍為減低一點。他只用比較賤賣來驅逐他的競爭者出戰場，而侵蝕他們的銷路，最少是他們的銷路的一部分。……」

「可是這個資本家的特權決不能夠保持永久。其他競爭的資本家，採用同樣的機械，同樣的分業或更廣大的規模，至使其麻布的價格不獨減到原有的生產費之下，而且減到其新的生產費之下，成爲很普遍的現象。」

「因此，這些資本家們在未採用新的生產手段以前，他們在同樣的狀態上有相互的關係；如果他們由這樣的生產手段用以前一樣的價格能夠生產二倍的生產物，現在他們要被強制的以從前以下的價格生產二倍的生產物。在這些新生產費的立場，同一的競技便開始。分業越發進步，機械越發增多，利用分業和機械的範圍便越發擴大。而



這樣的競爭，對於結果，仍然得到同樣的反動。

「這樣我們可以曉得，生產方法和生產手段是怎樣的不斷地被轉變與被革新，勞動的分功是怎樣的必然地更加增大牠的分功，機械的應用更加擴大牠的應用，大規模的事業更加擴大牠的規模。

「這法則不斷的將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從舊軌道驅逐出來，而強制資本使緊張其勞動的生產力，因為他們已經使其緊張了——這是不讓他們休息，只在耳邊不絕地說「快走！快走！」的法則」(河上譯工銀勞動及資本岩波文庫七五——八一頁)

這樣的資本家因為圖自己的生存只得不絕地提高勞動的生產力。而其主要的手段便是分業和機械(一切生產力)的利用。(關於勞動的生產力和社會的各種生產力的關係請參看河上著社會問題研究八五冊(一九二八年六月號))資本家的生產怎樣地發展與廣大其規模——至少在一八七〇年以前的——我們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二章分業和第十三章機械兩章裏可以曉得很詳細。

我於去年末曾爲本講座（指馬克思主義講座）原註）講演稀有遭難之時代（本  
 一月發行中央公論所載），演辭中爲表示近代社會生產力的異常的發展曾舉出以下的一  
 個事例。——「許多人都好像曉得，亞丹斯密斯 Adam Smith 於一七七六年（約一百五  
 十年前）發表的他的原富中關於針的製造，他曾舉出某工場爲例，謂分業的結果，每個  
 職工，平均每日能生產四千八百枚，較之未行分業以前勞動的生產力約增加二百四十倍  
 。可是約九十年後（由現在算起來，大約是六十年前）見于馬克思所著之資本論中的有  
 如下述：現在一架機械在一日十一小時中能夠生產十四萬五千枚針，一個女工平均能  
 夠管四架機械，所以一個女工平均一日約能夠生產六十萬枚針。和斯密斯所引用的職工  
 的生產率比較起來，約高一百三十倍。可是更在三十年後即本世紀初年塞利格曼的  
 Smith 所發表的經濟原論中所云，一個職工平均每日能生產一千五百萬枚。就是比馬  
 克思所舉的例更增加二十五倍。斯密斯所見的比從前的增加二百四十倍，馬克思所見

的更比斯氏所見的增加一百三十倍，本世紀初年所見的更比馬氏所見的增大二十五倍，勞動的生產力是以這樣的速度激增——而其速度，因生產部門的不同，所以未必一樣——」

人的勞動的生產力，以這樣可驚的急速的程度而發展，乃必然地影響於我們人與人間的社會關係。

「人類在其生活底社會的生產中，入于一定的必然地離他們的意志而獨立的各種關係，即適應他們的物質底各種生產力之一定的發展階段的各種生產關係。」而「勞動手段不獨是測量人間的勞動力的發展的尺度，且是指示和人類的勞動相連結的社會關係。」（資本論）

這樣的命題，就是在我們所住的現代資本家社會，也還句句嚴密地適用。其中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對於資產階級的關係，勞動階級的生活相對的一年比一年淒慘。

如前所述，勞動者的工銀，就是賣他們唯一的商品勞動力的代價。我們假定資本家是照這些商品的價值而買取。讓我們考察考察，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勞動的生產力增加至工銀——勞動力的價值——之上時會有怎樣的影響。

上面說過的，成爲商品的勞動力的價值，依勞動者自身和他的家族的生活的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而規定。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和一切商品的價值一樣是依生產牠們的必要勞動量而規定。

可是，勞動的生產力在今日既表示出急激的發展。這是以同一的勞動量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假如是米，便是更多量的米），也不外是生產同量的使用價值（例如一石米）用比較少量的必要勞動的意義。因此，商品的價值和生產該商品所用的勞動的生產力之發展正成反比例。

社會的生產由生產手段的生產部門和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而成立；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又分生活必要品的生產部門和奢侈品的生產部門。這裏所謂奢侈品是不屬於勞

動階級的消費領域的東西，所以如果勞動者不犧牲他們的生活必需品便不能購買這些東西。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不用說因為想實現這各種生產部門的全部，而基於分業與機械的應用，生產力的增加乃以大量生產為前提，所以便發生主要的大多數國民所需要的生產物——生活必需品——的生產部門。

因此，勞動生產力的增加便使生活必需品的價值減少。而生活必需品的價值減少的結果同時便是成為商品的勞動力的價值之減少。

這樣的事在資本家剩餘價值的生產中會生出什麼影響來呢？

勞動者提供給資本家的勞動，分為他向資本家領來的工銀，等於價值的再生產——必要勞動——和增殖工銀以上的新價值——剩餘勞動——二部分。即是勞動日（一日的勞動時間）是由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構成的。如果減少勞動力的價值而一日的勞動時間不變，那便是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和剩餘勞動比例的增大的意義。如果縮短一日的勞動時間，而必要勞動時間更縮短得利害，也是剩餘勞動時間的增大的

意義。

總之，勞動力的增加，勞動力的價值便跟着減少，便是必要勞動時間的減少，而一日的勞動時間中剩餘勞動時間比例地相對的增大。因此馬克思把這樣生產的剩餘價值叫做相對剩餘價值，（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的題目。）

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增加便是在勞動者所供給的勞動的總量中爲資本家所榨取的部分漸次增多的意義。這樣，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間貧富的懸殊便年甚一年地在現象上表示出來。勞動階級的生活所以會次第悲慘並不是因爲減低他們的勞動的生產力（他們的勞動用以生產有用物的力。）甯說相反，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發增高，所以在一定量的勞動中，他們便生產越多量的生產物，而因此他們自身所得的和社會的總生物比較起來便越發減少，他們的社會的地位便相對的越發悲慘。一言以蔽之，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對於社會總生產物所得的部分依適應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而規定，這樣的事不斷的陷勞動階級於可憐的地位。

貧富的懸隔很利害的時候，貧乏人的生活不一定是絕對的很悲慘，不過和大富豪比較起來相對的很悲慘吧了。假如資產階級是天，勞動階級是地，天和地本來是同高的。可是，表示勞動階級的生活的地，很緩慢的增高，而反之，表示資產階級的富的天却飛躍的上升。所以天和地的懸隔，一年比一年利害。

如照本年（一九二八年）二月發行的無產者政治必勝所云，一日有一千元以上的收入的富豪在東京和橫濱便有三十名。其中，岩崎久彌氏每年所得有四百三十萬元，平均一日一萬元以上；三井一家（三井八郎右衛門，源右衛門等等）每年所得合計約一千二百萬元平均一日約三萬四千八百元。和一日收入一元的比較起來多三萬倍，和一日收入三元的比較起來多一萬倍以上。就是日本的情形也已進展到這樣的程度了！

今日在同一的社會內我們以這樣的懸隔為問題。『屋無論大小，如果圍繞牠的屋間間都是一樣大小，那便充滿着住居的一切社會的要求。可是如果在一間小屋旁邊建築一座巍峨的宮殿那個小屋便覺得陋小。這樣，在那間小屋裏居住的人，已經證明什

麼權利也不可得，就是些少的權利也不可得，而跟着文明的進步，那小屋雖然怎樣的擴大，可是他隔鄰的宮殿同時却比他擴大得更利害，那麼住在那個比較小的屋裏的人，在他的四壁之內便越發感覺得不快活，越發不滿意越發不高興。〔河上譯工銀勞動與資本岩波文庫本六二頁〕這樣的不平與不滿漸漸集積於社會的下層。

跟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相對剩餘價值便遞次的增大，所以相對的工銀——「對於資本家的利得即利潤和工銀的關係所決定的相對的工銀。〔工銀勞動與資本六六頁〕——便遞次的減少，這樣的結果自然不是基於勞動者的意圖，也不是基於資本家的意圖。已經說過的，各個資本家不過想制勝於競爭場中，乃努力增加勞動的生產力。而這各個資本家所想活動的總體的結果，增大資產階級的相對剩餘價值所表現的事實完全離他們的意志與意識而獨立，而基於事實的必然的連鎖。以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為前提，生產力的發展便會得到這樣的結果，好像「鐵貫徹自己的作用的必然性」一樣的資



本家的「生產方法之自然法則」。因此，如不將資本家的生產揚棄（Aufheben）便不能夠揚棄。站在商品生產的法則的立場上——由商品世界的法律看來是合法的——一切改良主義運動的界限都由此而生。想努力使勞動力照價賣出去，在事實之前勞動力的價值却次第減少。甲想拉乙向西行，乙又想拉甲向東走，在這相互鬥爭的場合中，甲和乙都同乘一輛火車，而火車的自身却離甲和乙的意圖而獨立，急速地向東馳走，在這同一地盤上的問題甲之敗北當然是很明顯的。因此，階級鬥爭衝破了第一期的界限，便不得不觀察牠的質的變化。在商品法則的基礎上的鬥爭，關於商品法則的鬥爭轉化着——非革命的和革命（？）的鬥爭——。

「勞動組合這種堂堂的舉動是抗爭資本蠶食的中心。由於他們不善用他們的力量，他們致有部分的失敗。（可是）他們全般的失敗，是在對於現存制度的結果只限於「加里拉」戰（Querilly）本來是西班牙北部所用的戰法，離本隊的指揮，成各個獨立隊，作不規則的小戰譯註）對於現存制度——資本主義制度所生的必然的結果，只限於小

戰運動) 而不全盤推翻現存的制度，用他們的組織力如一支槓杆以謀勞動階級的最後的解放——那便是說，窮極的廢止工銀制度。(勞動力成爲商品而買賣的制度——資本主義制度) (河上譯價值價格及利潤岩波文庫本一〇九頁) 掛着謀無產階級的利益招牌而幽閉這運動於改良主義的範疇內，計畫永久阻止「勞動階級的最後的解放」使這運動「全體失敗」的，實在是勞動階級的——人類的——最可惡的敵人。

在資本家的各種生產關係的範疇內所發展的各種生產力孕育着勢不兩立的母胎。『這各種關係轉化爲各種生產力的發展形態的桎梏的時候，社會革命的時代便到來了。』(經濟學批判德文本五五頁。)

## 五 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和失業者數目的遞次增加

跟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地生出勞動階級的困厄，我們更不可不舉出失業率的增大。這些，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裏已說得很詳，拙著(指河上著譯註)資本論略

解第一卷第三分冊中也已介紹過，這裏只將拙著人口問題批判中的一節抄錄在下面。

比什麼都要先明白的便是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構成之高級化的關係。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進行，資本越發蓄積，而隨着資本蓄積的進行同時資本的構成也遞增的起某種變化。全體資本中之固定資本——機械原料和各種形態的生產手段所成立的部  
分（不變資本部分）較之那些用以購買勞動力的資本部分（可變資本部分）次第的增大  
〔河上譯價值價格及利潤一〇六頁〕因勞動生產力已經發展了，而生產物的品質並沒有  
變化，一個勞動者在一定時間內所消費的原料的分量（如一個紡織工人在一時間內所消  
費的棉花的分量）一定會增加。這幾乎等於同義重語。因為由棉花轉化為紗，在一定的  
時間內生產較多的紗——這便是勞動生產力的增加的意義——同時在同一的時間內便  
要消費較多的棉花。這個便是勞動生產力增加的一個結果。而在他方面「被使用的機  
械，役畜礦物性的肥料和排水管等等（被使用的勞動手段）的分量也增大勞動生產力的  
條件。集積於建築物熔礦爐，運輸設備等生產手段的分量也同樣的增加。」即是，一

方面因爲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適應一定分量的勞動，生產手段的分量便應增加，同時在他方面因適應一定分量的勞動而增加生產手段的分量勞動生產力便會增加。『可是就條件與結果而論和整體勞動力的比較，生產手段的分量的增大便表現勞動生產力的增大。』跟着資本家的生產的進行——資本積蓄的進行——資本總體中的不變資本部分和可變資本部分的比例便逐漸變化。『資本的兩個要素（指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譯註）本來是一與一之比的，跟着產業的進步乃成爲五與一之比，以至類推。如果資本的總數爲六百鎊，以三百鎊置勞動手段，原料和其他東西；以三百鎊支付工銀。想由三百勞動者增至六百勞動者作工時，那資本的總體只要加倍。可是在六百鎊資本中，以五百鎊置機械，原料和其他東西，而僅以一百鎊支付工銀，想由三百勞動者增至六百勞動者作工時，那同樣的資本便需由六百鎊增至三千六百鎊。在產業的進展中對於勞動者的需要不能和資本的積蓄並進。牠仍然增加，可是和資本的增殖比較起來却次第遞減。』（前舉書一〇六——七頁）這樣看起來，我們很容易明白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進行便會生

出越多過剩的人口。如照前例說起來，在一定的時期間勞動者的數目由三百增至六百——資本的構成，起初，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爲一與一之比，後來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爲五與一之比——這些增加的勞動者爲得全體均被僱傭，那同樣的時間內資本便要由六百鎊增至三千六百鎊。就是人數如果增加二倍，資本便要增加六倍。換言之，資本的增加率和人數的增加率一定差得很遠。而資本的構成，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越發成爲高級的，這不獨會增大而且會加速度地增大。可是，資本的自己膨脹力，到底不能實現到怎樣旺盛，而其不能實現的程度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進行越發明顯。且這必然的結果，是因資本的無用——資本家不能僱傭——與過剩人口的出現乃遞次增大。

這樣「隨着促進總資本的增殖，較之總資本的增殖還要急速地促進可變資本成分的相對的減少」在勞動市場中，由一方面勞動的資本的需要之相對的減少「他方面較之可變資本的增加常常急激地增進看起來，勞動者人口好像是絕對地增加」資本對於人口的相對地減少的事實，和資本完全脫離關係，在人口一方面觀察起來好像是人口絕

對地減少。很少人想得到地球會動，而只看見太陽迴繞地球的週圍。同樣，資本的相對的減少，反之只看見人口的絕對的增加。資本的變動反看到是人口的變動；相對的東西看到是絕對的東西；一方的過少，以爲是一方的過剩。這些事實的真相，在常識上都顛倒地表現出來。關於現代日本的人口問題的一般論調，怎樣只以常識的見地去把握，既在人口問題批判中論述過了，茲不再贅。

(註)深刻的失業苦這個題目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四月五日的大阪日報中有如下的記述：『內務省社會局自去年末以來由東京地方職業介紹事務局和大阪名古屋福岡各事務局調查主要都市八十八處的失業狀態的實情，現在已經調查完了。調查的結果……調查區域八十八都市，人口五百七十二萬六千七百二十三人……失業人數的總數十萬四千三百十八人，特別是土木建築等工業和礦業工人最多，各占總數之三成二乃至三成一』

云云……這結果比去年東京所調查的明明是失業率的增高，可說是此後失業苦的深刻化的例證。」

第四 在資本家的各種生產關係內部各種生產力的發展(其二)——各種生產力和各種生產關係的衝突釀成的資本家的再生產的末路

一 一般利潤率的遞次低落

前章最後一節所指摘的事——在資本家的生產之下，隨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構成的高級化——對於勞動階級已如上述，會得到人口過剩的災厄，同時，對於資產階級也會得到一般利潤率的遞次低落。

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顯示出一般利潤率(平均利潤率)次第低落的傾向早已

引起學者的注意。亞丹斯密斯 Adam Smith 的原富第一篇第九章，李嘉圖 Ricardo 的經濟原論第四章，穆勒 John Stuart Mill 的經濟原論第四篇第四章等等）可是，爲什麼必然會起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馬克思以前沒有誰能夠說得十分明白，現在我們已經能夠明白的指示出來了。

資本的構成次第進於高級（就是全體資本中不變資本所占的部分比較的第增多）那可變資本的分量和剩餘價值率雖然沒有變化，而一定的可變資本和大量的不變資本組合，所以全體資本的大量便發生變動，全體資本對剩餘價值之比——利潤率便自然次第低落了。（已說過的，剩餘價值祇由可變資本才能夠生出來。而剩餘價值和可變資本的比例便是剩餘價值率。可是，資本家的問題，却是剩餘價值和全體資本——可變資本加不變資本——的比例利潤率，而這利潤率隨着資本構成的高級化便如下面所表示的次第低落）

例如雖然剩餘價值率同樣是100%，可變資本的總量同樣是一百元，全體資本是二



百元利潤率便是80%；四百元便是25%；五百元便是20%。

	V	M	$\frac{M}{V}$	C	C+V	$\frac{M}{C+V}=P$
可變資本	剩餘價值	剩餘價值率	不變資本	總資本	利潤率	
(1)	100	100	100%	100	200	50%
(2)	100	100	100%	300	400	25%
(3)	100	100	100%	400	500	20%

不用說，在資本家的生產之下，資本的積蓄越發進行，所以社會總資本的分量越發增大。可是，這樣的資本的量的增加，不能不隨着他的質的變化——可變資本部分和不變資本部分比較的變化——。而資本家的生產關係，媒介着這樣的資本構成的變化，轉化為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的桎梏，且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樣的衝突必然地決定地影響及於資本家社會全體的命運之上就是勞動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運命之上。第一，已

經在前章末節指摘出來了。那時候說一切勞動階級的人因為都想找尋職業而社會總資本的增加率遠超過勞動階級的人口增加率，其超過的程度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越發速度的增大，不用說，這樣的條件的實現會次第困難起來，所以失業者的數目便越發增加。而失業者的人數這樣的增加不過是強制的消耗人類的勞動力於無用，抑壓生產力的意義。第二，如這裏指摘的便是平均利潤率對於社會總資本次第低落的事。這些，是獲得利潤的唯一推進力，而對於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却是有力的制動機。這些對於各種資本的影響自然決不相同。對於大資本的利潤總量——利潤的絕對額——的增大決不為這些東西所妨害，而只是對於小資本才有致命的影響。所以單從這點看起來，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小資本越發沒落，越發集中於大資本，自由競爭必然地轉化為相反的獨占。

## 一一 資本家的生產的末路

我們在前章第四節中可以知道隨着勞動力的發展，相對的工銀便遞次減少。就是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在社會總生產物中勞動階級所得的部分——他們得來的工銀（表示他們的購買力的）用以購買消費資料的分量和全體分量的比例——可以知道是次第減少。這些事物對於資產階級會有怎樣的反作用呢？

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其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總量乃遞次增大。不用說，資本家因為想賣才生產這些商品。他們並不是為供他們自己消費而生產。如果這些商品不能賣出，而不得不在價值以下的價格賣出去時，資本家的生產便失敗了。總之，這次第生產出來的多量的商品不能不找出他的購買者——販路。可是，資產階級的對手，——勞動階級的購買力的增加速度——因資產階級的相對剩餘價值的次遞增大，他們的相對工銀的遞次減少——較之社會的總生產物的增加速度落後得很利害。因此，為賣而生產的資本家的商品的某部分，從資本家社會自身觀察起來，結局便找不出他的販路。資本家的再生產的末路——必然地會有恐慌的爆發——的根本原因畢竟存在着。

可是，如以為以上所述的勞動階級的消費不足便是必然發生恐慌的直接原因——如歐文 Robert Owen 聖西門 St. Simon 羅得伯爾都斯 Rodericus 的恐慌論——這是錯誤的，不用說和馬克思的恐慌論完全不同。

關於產業週期循環的一切學說（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野村銀行調查部發行）中說：

「由各種試驗證明，恐慌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惡病羅得伯爾都斯馬克思和許多其他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們都有很詳細的說明，其所說的要點就是這樣：『對於生產物的需要大半是工銀勞動階級，工銀的增加和購買力的增進恰成正比例，資本家對於生產物所應該支付的工銀大半為其所榨取，生產物因以增加，生產物越發增加，生產物的購買力便因以減少，所以生產便發生過剩，生產物的價格便不得不低落。可是，有這種傾向，資本家賣去他們的生產物，以其所得的利潤再貫注於新計畫的企業，努力增加生產以之反覆供給於市場，漸漸顯露出最初是生產物很難賣出，利潤減少，滯貨激增

乃開始拍賣，金融界乃至被捲入恐慌的渦漩之中。」……」

可是這決不是馬克思的恐慌論。『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曉得「必然地」恐慌的最後的根本原因在消費不足（勞動階級的購買力不足）。這是最後的根本原因，却不是一切直接原因。』新時代（Neue Zeit）二十卷第二部七九頁）使恐慌可能的直接原因有許多種。而想一一明白這些事情，我們應該把資本論第二卷全部——特別是最後篇——的內容詳細地介紹出來，可是我的論文已經超過了豫定的頁數，所以這裏只極簡單地暗示出幾種重要事項來吧了。

我們在第二章裏已經曉得單純商品流通中含有的恐慌可能性。而那時候我們已經說過，在資本家的生產行程中，一切勞動生產物幾乎都是商品形態，所以商品流通的範圍很利害的擴大，單純商品流通中含有的恐慌可能性便很利害地大規模的再生產。不獨這樣，如由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生產的商品，那簡單的商品便受資本家的規定

，商品流通，不獨是商品流通，而同時是資本流通。而這些比單純商品流通更複雜得多地受他們的規定。不止在資本論的全篇序言和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貨幣——商品流通中說明，而對於資本家的生產行程的產物，商品流通，更在第二卷資本的流通過程中充分地說明。我們要曉得在商品流通而同時是資本流通所生的種種規定，和要發現這一切規定的矛盾所生的種種恐慌可能性。

這些，在其最後篇(第三篇)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中同樣可以看見。我們在這篇裏特別可以發見種種恐慌可能性。但是同時我們應該注意，我們在那最後篇中更要發現恐慌的必然性。我現在所敘述的便只限於這篇的問題。

馬克思爲要考察社會總資本的流通與再生產，所以將社會的生產大別爲生產手段(P<sub>m</sub>)的生產部門和消費資料(K<sub>m</sub>)的生產部門(實際上，這二部分內更分爲無數的部門，爲考察的簡單化起見，暫把這個問題只限於這二大部門的關係)而爲要考察這兩

部分的關係特用表示如次。

單純再生產的表式如次：

	放下資本			生產所得的商品	
	$P_m$		A		
	生產手段	+	勞動力	+	
(1)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P <sub>m</sub> 生產手段
(2)	2000c	+	500v	+	500m = 3000K <sub>m</sub> 消費資料

這裏所說的單純再生產是年年返覆用同樣的規模去再生產的。資產階級如以其所獲得的剩餘價值的全部供個人的消費而不以其某部分貨本化以圖資本的增殖，資本額便年年相同，所以如果其他一切事物沒有變化，生產的規模便年年相同，生產物的價值量也年年相同。單純再生產便是指這個東西。不用說，這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在資本家社會裏，原則上無論何時一定以剩餘價值的一部分積蓄為資本，所以資本便年年增

殖，生產的規模便年年擴大，如果這樣的資本不能積蓄——不能擴大再生產——的時候資本家社會便到了末路。可是，單純再生產無論何時都是形成擴大再生產的要素 *element*，所以研究的順序，應該先抽出單純再生產的相當部分來加以一番考察。

上述表式中的數目字表示社會的總資本和總生產物的價值量，我們不能不考察他的單位所代表的是十萬元或是百萬元。（自然，數目字可以自由假設的，可是數目字和數目字的比例就是表示各種生產部門的比例的關係的却是問題的中心。）（I）是第一部門，生產手段的生產部門；（II）是第二部門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C 代表不變資本；V，可變資本；M 剩餘價值；而假定剩餘價值率為 100% 例如一千單位的可變資本便同樣生出一千單位的剩餘價值，五百單位的可變資本便同樣生出一千單位的剩餘價值。

如以上的事情，假定生產物照着價值而買賣，（I）（1000v + 1000m）等於第一部門之生產物的二千單位的生產手段和（II）2000c 等於第二部門之生產物的二千單位的



消費資料相交換便解決了；爲生產殘餘的四千單位的生產手段而消費比第一部門的生產手段(I)2000c。是第一部門中的資本家所要補充的，而爲生產殘餘的一千單位的消費資料，是依第二部門中的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需要——(II)(500v+500m)——而解決的。這樣，社會的總生產物，想解決其所需要的各部分，同時在各個生產部門要恢復和去年同樣規模的生產條件。就是，社會總資本的單純再生產，要在各種生產部門內生產物的價值量維持如上述的圖表所示的比例關係時才能夠圓滑無阻地進行。現在改變其比例關係，示之如次：

$$(1) \quad \text{II} \ 2000c = \text{I} \ (1000v + 1000M)$$

$$(2) \quad \text{I} \ 4000c + \text{II} \ 2000c = 6000 \text{ Pm}$$

$$(3) \quad \text{I} \ (1000v + 3000m) + \text{II} \ (500v + 500m) = 3000K_m$$

(註)關於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的表式我(著青河上氏)曾在社會問題研究(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三月至六月發行的)中研究過，而且這些

論文以後還收在拙著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中。不用說，在那裏自然有許多錯誤的地方，但是關於那些表式的說明我想是不會錯誤的。讀者如要求詳細的說明，可請拿來一閱。

還是依以上的表式拿一部分消費資料的生產考察起來，要分開生活必要品的生產部門和奢侈品的生產部門（生活必要品和奢侈品的區別的標準前面已經說過了）更不可不保持這二部門間的一定比例關係。

更由以上的表式看起來，固定資本是沒有管到的。如第一部門的生產手段四千萬單位（表示不變資本四千萬單位）全部價值都移轉於生產物之上。可是如建築物機械等固定資本雖經數年數十年也還可以使用，所以一年間不能將其價值全部移轉於生產物，而止將其價值一部而移轉於生產物之上。在此，我們想在生產手段中體現的不變資本，如分開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兩部分考察起來，更可以發現這兩資本部分間保持一

定的比例關係。

最後，依以上的表式，看起來貨幣流通的問題完全沒有管到。而在資本家社會中一切生產物都成爲商品而生產，所以一切商品的交換都要以貨幣爲媒介。因此，我們更不可不考察一切商品流通必要的貨幣是怎末樣由什麼人供給的。

以上，只限於單純再生產的範圍。而我們的主要問題却是擴大再生產。如前面說過的，單純再生產是擴大再生產的一個要素 Element。所以以前所說的，同時也適合於擴大再生產的場合。可是，同一的事却没有返覆重述之必要。以下所說的，是擴大規模後所行再生產中新生的一切規定。

依前例 擴大再生產的時候，表示各種生產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表示如次：

$$I. 4000^o + 1000^v + 1000m = 6000 Pm$$

$$II. 1500^o + 7500^v + 7500m = 3000Km$$

這時候，剩餘價值（ $m$ ）的全部，不是供給資本家個人的消費而將其一部分積蓄起來形成新資本。因此假使第一部門的資本家將剩餘價值一千單位之一半積蓄起來，以（ $m$ ）代表供他個人消費的部分，（ $m$ ）代表新積蓄的部分，那第一部門的剩餘價值（ $m$ ）分爲 $500m + 500m$ 。假定勞動的生產力不變，那這 $500m$ 更分爲 $400c + 100v$ 。（在第一部門中 $C$ 與 $V$ 之比是 $40:100 \parallel 4:1$ ）可是，假定第一部門內已經這樣的積蓄，那被生產的生產手段（ $P^m$ ）六千單位之四千四百單位供第一部門自身之用，扣除出來的一千六百單位的生產手段一點殘剩也沒有。將這和第二部門的生產所消費的一千五百單位比較起來止要加多一〇〇單位。即是在第二部門中只能新增加一百單位的生產手段。而第二部門中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比是 $1500:750 \parallel 2:1$ ，如果這樣的關係保持不變，那第二部門便可以積蓄 $100c + 50v \parallel 150$ 。所以第二部門之剩餘價值七五〇單位之六〇〇單位（ $750 \parallel 150 \parallel 600$ ）供資本家個人的消費，而組成第二部門的剩餘價值分爲 $600m + 150m$ 。茲將第一年度的生產物分配如次：

$$\begin{array}{l}
 \text{I} \\
 \boxed{4000c + 1000v + 500m^2} \\
 \text{II} \\
 \boxed{1500c} + 750v + 600m^2 \\
 \text{III} \\
 \boxed{100c} + 50v
 \end{array}
 + 400c + \boxed{100v}$$

右圖中最大的長方形圍着的部分就是

$$\text{I} \quad 4000c + \boxed{1000v + 500m^2} = 5500$$

$$\text{II} \quad \boxed{1500c} + 750v + 600m^2 = 2850$$

含有擴大再生產而屬於單純再生產的部分的。「積蓄的進行，必形成一部分單純再生產……在積蓄中便是一個現實的的因子」(資本論第二卷德文本，三六九頁)，而在這範圍內，以前所述的單純再生產的關係，就是

$$(1) \quad \text{II}1500c = \text{I}(1000v + 500m)$$

$$(2) \quad \text{I}4000c + \text{II}1500c = 5500$$

$$(3) \quad \text{I}1000v + 500m^2 + \text{II}(750v + 600m) = 2850$$

這三式所含的關係，但這個並不是新問題。關於擴大再生產的困難就是由最大長方形

圈着的範圍之外的

$$400c + 100v = 500m''$$

$$100c + 50v = 150m''$$

而起的。而其所含的問題便是下面所說的。

在第一部門中所積蓄的部分的剩餘價值 $400c + 100v = 500$ 從使用價值的觀點上看來，是由一切生產手段成立的。而其中的四百單位雖然用於生產手段中然而剩下的一百單位却是勞動者要用的消費資料。又在第二部門中， $100c + 50v = 150$ 是應積蓄的部分的剩餘價值，從使用價值的觀點上看來是由一切消費資料成立的。而其中的五十單位雖然用於消費資料中，然而剩下的一百單位却是生產手段所必要的。是以第一部門和第二部門之間，一定會行生產物的交換，而從其價值關係說起來就是 $I.100v - II.100c$ 將這個和以前所指摘的 $II.1500c = I.(1000v + 500m')$ 合計起來。

$$(1) \quad II.(1500c + 100v) = I.(1000v + 100c + 500m')$$

這樣的方程式便會成立。所以和單純再生產的場合一樣，生產手段與消費資料二者間成立如次的關係，合併為一，而那三樣方程式是擴大再生產所必要的。

就是，如將此在生產手段方面說起來，便會成立如下的關係。

$$\begin{array}{l} \text{第一部門的總生產物} = 4000c + 1000v + 500m' + 400c + 100a \\ \text{兩部門的生產手段}(c) = 4000c + 1500c + 400c + 100c \end{array}$$

因此，下面的方程式也會成立。

$$(2) \quad I. (1000v + 160m' + 100v) = II. (1500c + 100c)$$

又如將此在消費資料方面說起來，更一定會成立如下的關係。

$$\begin{array}{l} \text{第二部門的總生產物} = 1500c + 750v + 600m' + 100c + 50v \\ \text{兩部門中工銀和資本家個人的消費} = 1000v + 500m' + 750v + 600m' + 100v + 50v \end{array}$$

因此，和前述的方程式合併起來便成立下面的方程式：

$$(3) \quad II(1500v+100c) = 1000v+500m+100v$$

社會總資本的擴張再生產，要兩部門生產物的價值量保持着如上述的方程式所表示的比例關係時才可以圓滑無阻地進行。

在上述的條件之下，年年的生產擴張便如下面這樣地實現。（資本論第二卷德文本四八九，九〇頁。）

基本年度	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第四年度	第五年度
I 4000c+1000v+100m=Pm6000	I 4400c+1100v+1100m=Pm6600	I 4840c+1210v+1210m=Pm7280	I 5324c+1331v+1331m=Pm7886	I 5856c+1454v+1454m=Pm8784	I 6442c+1610v+1610m=Pm9682
II 500c+750v+750m=Km3000	II 1600c+800v+800m=Km3200	II 1760c+880v+880m=Km3520	II 1936c+968v+968m=Km3872	II 2129c+1065v+1065m=Km4249	II 2342c+1171v+1172m=Km4685
計9000	計9300	計10780	計11858	計13083	計14348

年年的生產擴張。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使擴張再生產能夠圓滑無阻地進行的各種關係，和這各種關係所生的各種新條件，為免讀者的注意起見指示如次。

第一，如先決定了第一部門的積蓄，那第二部門積蓄的程度便不外完全為其所決定，相反的時候便相反。如照以前假定的第一部門積蓄其剩餘價值之半（ $50m_1$ ）那第二部門便止積蓄其剩餘價值的五分之一（ $150m_2$ ）。這個究竟為

$$I, 100v = II, 100c$$

的關係所規定，可是還連帶着在第一部門內體現其資本化的價值的生產物的自然形態，以其五分之四為第一部門的生產手段，五分之一為第二部門的生產手段，如這樣被使用的使用價值，便不可不發生出來。總之，各種生產部門間資本的積蓄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某種特殊的生產部門的資本的積蓄決不能夠和其他部分毫無關係，便是這樣的意義。

第二，是隨着資本的積蓄關於貨幣貯藏的條件。在前面的表式中貨幣的問題是沒

有管到的，可是在資本家生產方法之下，商品的流通，貨幣不獨是必要的（這個已經說過的了）而且更是剩餘價值的資本化的一定的貨幣貯藏所必要的。所以和進行單純再生產的時候不同，年年繼續擴張再生產的時候，社會便越發需要更多的金錢貨幣。可是，將剩餘生產物（體現剩餘價值的東西）賣去換來貨幣以後，更進而資本化，這些東西一定暫時還以貨幣形態而貯藏——爲什麼有貯藏之必要，那便是因爲新生產事業的創設與已存生產事業的擴張所需要的資本額都有一定的最小限度，剩餘價值要漸次積蓄到這樣的最小限度時才成爲現實的資本。——一方販賣而他方沒有購買的對手時便起販路的停滯。想防止這些障礙的發生，一定要一方面將那些剩餘價值年年以貨幣形態貯蓄起來的資本家年年從流通界抽出一定額的貨幣；同時，他方面，貨幣貯蓄到最小限度的資本額的資本家放下他們的貨幣以作擴張生產的資本，而這兩者能夠保持着均衡而行。（在單純再生產的項下已經說過了一點關於固定資本的話，這些固定資本的價值的一部分漸漸移轉於生產物之上，這些部分的貨幣轉化到最初的原來貨幣額

以上後才積蓄起來，必然的貨幣積蓄和剩餘價值之資本化的場合相同。而這些積蓄的貨幣，因信用——資本信用——而免於死藏，可是關於這些信用的話，這裏暫置不論。）

以上，因為想圓滑無阻地進行社會總資本的流通與再生產，其主要的一切條件止於極小的輪廓(Sketch)，就止是這樣簡單的輪廓(Sketch)大概也可以理解牠要具備怎樣複雜的一切條件了。

現在，這複雜的各種條件是無政府的——因為缺乏統制社會，經濟的意識的中央機關——資本家社會中本來不能具備，所以每每應着各種條件中之任何條件的破壞的程度發生經濟界的混亂。我們在第二章單純商品流通中已經曉得含有多少恐慌可能性了，現在，商品的流通同時亦有資本流通的機能，所以可以發現增加許多種類的恐慌可能性。可是，這些並不是證明恐慌的必然性的東西。這是因為即有怎樣複雜的各種

條件而具備了這一切條件後資本家的生產便無限地返覆着次第擴大其規模的緣故。智國巴刺諾夫斯奇 Baranofsky (和福田博士等) 說資本家的生產決不會走到末路，便是據此而生的。

而我們應該注意在上面的表式中，完全沒有管到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假定牠當是一定不變。現在，C 與 V 之比即資本的構成在第一部門中，年年是  $\frac{1}{1}$ ，在第二部門中，年年是  $\frac{1}{1}$ 。(上面的表，零數是被省略掉的，只記其大體的出入。) 又兩部門的 V 與 m 之比即其剩餘價值率年年都是 100% 想使這種資本的構成與剩餘價值率都一定不變，要在勞動的生產力一定不變的條件之下才能夠實現。可是，已經指示出來的，特別在資本家社會中是要實現勞動生產力急激地發展的。最後，我們不可不考慮起以前沒有管到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來，把這些計算進去，便很容易明白資本家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發展到底不能夠兩立！

因為如果我們將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計算進去，那以前揭示的擴張再生產的表式所

示的各種生產部門間的比例關係一定會破壞。在上面的表式中，基本年度的可變資本爲  
 $1\ 000v + 11\ 750v = 12\ 750$ ，剩餘價值爲 $1\ 000m + 11\ 750m = 12\ 750$ ，所以剩餘價值率爲 $1750v : 1750m = 100\%$ ，如果年年能夠維持這樣的比例，例如第五年度的可變資本爲 $1\ 150v + 11\ 72v = 2782$ ，剩餘價值爲 $1\ 1610m + 11\ 72m = 2782$ ，所以剩餘價值率依然是 $100\%$ 。而我們假使一將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計算進去，那剩餘價值的生產對於可變資本的相對的關係便越發增大，從其內幕說起來，便是可變資本（歸於勞動階級所得的工銀額）對於剩餘價值的相對的關係越發減少。

又同時，在上面的表式中，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的關係（資本的構成）基本年度之第一部門爲 $1000c : 100v = 4 : 1$ ，第二部門爲 $1500c : 750v = 2 : 1$ ，要年年維持這樣的比例，如第五年度之第一部門仍爲 $6442c : 1610v = 4 : 1$ （因爲省掉零數的關係微有出入。）第二部門爲 $2392c : 1172v = 2 : 1$ 。可是，如果我們把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計算進去時那可變資本對於不變資本的相對的關係便越發減少。

總之，要我們許勞動生產力的增加在不變的條件之下才可以維持，不然，上面的表式所示的各種生產部門的比例關係便完全破壞。社會的總生產物由 $C+V+M$ 為生產而消費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加其所生產的剩餘價值所組成，如勞動生產力增加，對於 $V$ ，即可變資本的部分（勞動階級所受的工銀）便相對的越發減少，社會的生產雖然年年擴張其規模，其所生產的消費資料的價值量雖然年年增加，而占社會成員最大多數的勞動階級對於消費資料的需要却表示年年相對的減少。資本階級的消費力無論絕對底相對底都增加。而資產階級想求解決消費力的增進這個問題，在我們看來，隨着資本積蓄而想解決抑制資本積蓄的困難，實在是自相矛盾。

這樣看起來，勞動階級的消費不足和各種生產部門間的比例關係的破壞乃是決不能離開的問題。前者以後者為媒介，資本家的生產關係和在這關係中發展的生產力之衝突的具體表現便是必然的恐慌的根本原因。

我們在以前已經曉得，過剩人口（失業羣）的增大和民衆生活之相對的窮乏的增進是隨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地產生的現象。可是現在，那同一的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地破壞生產的均衡，成爲資本積蓄自身的根本障礙。列甯在其所著帝國主義論中曾說過「因不平均的發展而陷大衆於半餓死的狀態，正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本質的不可避免的條件的前提。」

世界第一資本主義國英吉利在十九世紀中葉行自由貿易的時候爲全世界的製造工場專供給製造品於其他各國，而其他各國便以其原料換取製造品。維持英吉利的生產均衡的關係的皆依其他各國輸出的商品而表現。可是英吉利這樣的獨占，因其他各國用關稅保護政策以圖本國工業的發展，漸次轉化爲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至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間便完全傾覆了。自那事以後，資本主義的先進國便有所謂資本過剩的事發生出來了。這裏所謂過剩資本，如前所述和過剩人口一樣不是絕對意義的東西，只依其所得的利潤的相對的關係而言。而在後進諸國，因爲資本少工銀低原料廉所以

由資本所生的利潤比較高。和那個同樣，這些國家也被拉進世界資本主義的圈內，關於鐵道的建築等也要求鞏固其資本。在這樣的後進國中資本輸入的可能性便已成熟，而在他方，先進國中資本輸出的必然性也已成熟。於是先進國所生產的生產手段（第一生產部門的生產物）特別是有固定資本的性質的生產手段（鐵道材料等）成爲資本而輸出於後進國。（二十世紀以來，徵之英國所發行的證券，年年的投資額平均四分之三乃至五分之四爲外國或殖民地的投資。『日本輸出资本的主要投資地就是中國。日本資本家對於中國的投資，第一是滿洲的工場經營和炭坑鐵道約達二十五億元』請參看朝日新聞社編的國際資本戰）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分霸——因爭這些分霸的戰爭——是由這些事態所促進的。

總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商品的輸出轉化爲資本的輸出，曾經以棉化棉製品——所代表的和平時代已經告終，（由英國銅鐵工業的中心地伯明翰Birmingham所選出的議員張伯苓Chamberlain組閣，占了殖民大臣的交椅的時候，便可說



決定了轉化的時期)以鋼鐵代表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時代便到來了。『恐慌和戰爭是在資本主義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大災厄。』那些是連結着不可分的。

這樣的資本主義便達到其最後的階段而成爲帝國主義。(參看列寧著的帝國主義論)。

## 第五 競爭獨占之轉化——金融資本的霸權——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

以前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最後階段，便是由自由競爭而轉化爲其反對物——獨占。同時，金融資本出現爲新種類的資本而成支配的勢力。我把這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情勢稍加一瞥後，便結束我在這講座中(指馬克思主義講座)所担任的部分。

### 一 股份公司的勃興

和金融資本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股份公司的組織和信用機關

——銀行。一般採用的股分公司的組織，自一八六二年資本主義先進國英吉利認識有限責任制度以後而至現在，這些組織成爲支配的勢力已爲各資本主義國家所共有的現象。如美國一九一四年國勢調查的結果工銀勞動者總數之80.2%爲股份公司所雇。股份公司的生產物占全體礦山產物之91.4%，工業生產物之81.9%，而銀行資本的99%盡操之股份公司之手。

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受一切國際的外部事情的左右較基於國內自然史的發展爲多，股份公司的組織，明治初年時已由外國輸進來。可是到了近年才特別顯著。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股分公司的總數已達二萬七百二十六而實繳資本亦已達百億元以上。

股份公司有兩大特徵。其一，便是分開事業經營者和資本所有者。資本的使用者——企業資本家單爲資本所有者，類似無機能的資本家——利貸資本家。普通股份公司股東的紅利本來是企業者利息的一種，可是現在，實際上，所謂股東的利普通企業

資本家 (Fungierender Kapitalist) 的性質完全不同，他們只拿出資本來，事業的經營完全委託於一般所謂經理的或高等使用人。自然，那些拿出自己的資本來經營企業的人們當然要負擔隨着企業經營而來的危險這點，和那豫立契約受一定利息率的約束，將來得到豫定的利息的利貸資本家的性質不能完全相同。而這兩者的差異，由股份公司這一個特徵——資本的動員或是動化 (Mobilisierung) 更加減少。這裏說的資本的動員，就是資本變成有價證券形態的股票，這些股票的買賣完全離企業的本身獨立而行，所以股東的資本和投於企業的資本的回轉，完全獨立以至有隨時可以收回的性質。關於這點我曾在社會問題研究第四十四冊 (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四月發行) 關於生產手段所有權的睡眠一文中公之於世，在其末段有如下述。

這裏，我要請讀者留意的就是這些股票 (股東的權利) 的買賣絲毫不受該股份公司的支配而不與其生產資本的所有權相抵觸這一點。最初股東拿出來的貨幣經過  $G < P_{am} \dots P \dots W^1 - G^1 (G + G)$  的循環行程，生產資本已固定於一定的建築物，機

械，原料等等之上，所以他自己的股份自然有賣與他人之自由而對於建築物，機械，原料等却不能動其絲毫。他將他的股票轉賣與人，只是將分該股份公司的利潤，（所謂分紅）的權利轉賣與人，所以買那股票所拿出來的貨幣資本，不過是構成那股份公司的資本——企業資本——的一分子而代表資本化的利益權罷了。關於這樣的股份公司，事實上，公司的事業，有放下於生產資本和代表股票的賣價的擬制資本二重性之存在。股東能夠自由處分的不是前者而是後者。他的生產手段的所有權次第陷於渴睡的狀態，所以，同時便次第帶着擬制的性質。這個不過是入於永遠睡眠的前兆。

股東失却其生產手段的所有權，和經業企業的實權。經營股份公司，企業的實權完全握在經理人的手中。可是『使這些人物行動的第一個力量』如順刺 *Stimuly* 所說『並不是營利的衝動。在支給賞賜金的時候，除賞賜金外還有其他重要的動機。如對於事業的利害關係，名譽的地位，薪俸的增進，養老年金等是。在這點上，大專業中所使用的很多事務員和公共團體與國家所使用的差不多。』他們便叫做民吏。他

們因爲有一定的才幹，技能，品性以受一定的信任，基於這一定的信任便被委托以運轉鉅萬資本。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能夠養成被這樣信任的民吏是牠的最大貢獻的一種。可是，這已經養成的被信任的民吏，在事業的管理上，乃基於財產的所有，而不用俟之資本家的利己心的意義，這一點，現代的資本家已將完成其歷史的要求了。

總之，想活用生產手段，從所有權的束縛內解放出來，資本主義因爲要發展其自身乃不能採用資本主義制度範疇內的社會主義制。『這是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自身的範疇內棄止 (Aufhebung) 資本的私有權的』(資本論德文本第三卷第一分冊四二三頁)

## 一一 資本信用與銀行

我們更要注意那和金融資本不能相離的產業資本的供給者——銀行。

我們想明白各種信用的一切機能一定要有種種豫備智識。關於這事因限於篇幅，這裏不能詳述。我只簡單地暗示出二三件事來。

我們在第二章單純商品流通中已可以看見。隨着商品的買賣而生的信用關係，這種信用——流通信用——隨着資本家生產的發展，商品的買賣次第發展普及于社會全體的一般化而次第發展。這個和這裏所說的資本信用不同，只賦與死藏的資本以機能，而不是增加活用資本的分量，不過在資本家間節省現金的使用這一點，于金融上却有不少的關係。這種信用，如以私人的商品爲擔保以發行貨幣，便叫做鑄造人的財產爲支付手段（To Coin ProPerty into means of Payment）（拉夫林著貨幣七九頁）

而流通信用這樣的機能，——貨幣的代用物流通的範圍越廣，其彼此相銷的分量便越多，所以決算的差額，現金很少這樣的事便越顯著。資產階級共同的信用機關——銀行，便是因這樣的事而發生的，所以他的第一個職分，便是擴大流通信用的機能，買入很多信用証券，集中於他們的手裏使其相消的範圍擴大，同時代各個資本家買取證券授與各個資本家對於自己的信用，以增加其信用的確實性而擴張其流通範圍。

如上所述的信用，原來以商品流通爲其基礎，主要的是利用商業資本家，所以其直

接的關係，只限於流通資本。(Zirkulationskapital——滯留於流通界的資本，這是滯留於生產界的生產資本的一種，和固定資本相對立，而不能與流動資本相混同的。)可是資本家的生產之發展和以上所述的範疇不同以促別種信用之成立。我們現在不遑一一列舉這些自然產生的基礎，總之，這些是隨着產業資本的運動而來的必然的結果。資本以貨幣的形態，(就是貨幣資本，)在其所有者的手中因橫着各種事情不能不成爲無機能的狀態。(我們以前說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的時候會指示關於固定資本的回轉和剩餘價值的資本化，不得不休止其資本以貨幣的形態而運動，且將這樣的資本移其運動於信用資本的事，後面再說。我們現在遇着的便是這個問題。)爲這樣的各種事情所束縛的資本叫做潛伏的資本“(Latentes Kapital)暫時不能現實的發揮其資本的機能；在資本家社會中想把這潛伏的資本縮到最小限度，所以信用這一個新機能——資本信用的機能——便是資本家共同的信用機關——銀行的第二個職分。就是因爲在某個資本家的休息狀態中橫互其外的貨幣資本以銀行爲媒介，依信用關係移於其他資本

家之手，導入他的資本的循環過程，而資本的機能便能夠現實的發揮。

橫互於休息狀態的資本都集中於一切銀行，而隨着銀行的發展更有許多其他方面的資金流入銀行。第一，那些利貸資本家（自己以貨幣資本直接貸與他人而得其利息的）存款於銀行，而又將貸付的事委託銀行辦理。第二，不獨資本家，就是各階級的人如手中有一時不用的貨幣，便也存入銀行。小額的貨幣的自身沒有資本的機能，而集中於銀行後，便新獲得資本的性質。（資本論德文本第三卷第一分冊三八八，九頁）

銀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一方面將一切貸付的貨幣資本大量的集中於自己的手中，而為一切資金供給者的代理人 and 產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及地主相對立，他方面對於這些資金的需要集中於自己的手中。

利用如上所述的資本信用的資本家——能夠利用最大規模的，便是最大的資本家——超過很多自己所有的資本而利用屬於他人所有的資本以使其能成為社會總資本的支配者。



### 三 資本集中——託拉斯之勃興

如第一節所述之股份公司的特徵和第二節所述的銀行的發展相交錯乃激成資本極端集中的形勢而由自由競爭轉化爲其反對物——獨占的決定的作用。

一般地說起來，發生獨占便是競爭。而這樣的競爭大資本怎樣把小資本驅逐出戰場去的詳細的理由，這裏沒有論述的篇幅。利用信用發達到某種程度，雖是企業者競爭上一個必然的事；而能夠利用最大的規模的便是最大的資本家，所以信用的發達更是使大資本家的競爭力強大的一個機能，我祇將這一點說一說。前面我已經說過，在競爭場中爭勝的唯一手段，便是將商品賤賣，可是到了信用發達的階段，競爭上的強味，利用信用較賤賣商品還要重要。假如舉一個例。例如平均利潤率爲 $20\%$ ，利息率爲 $5\%$ ，一百萬元資本便可以得到二十萬元利潤，其中的十五萬元爲企業者的利得，其餘五萬元爲計算那個企業者的資本的利息。可是，假如那個企業者更能夠利用一百

萬元的信用，那總額二百萬元的資本便能夠得到四十萬元的利潤。現在所得的利潤除去其自身的資本和借來的資本的利息外，剩下的三十萬元便是那個企業者的利得，所以那個企業者的利得對於其自己所有的資本的關係，在以前的場合為5%而現在已增至80%如加以生產規模的擴張，將來生產者的減少那他們所得的利潤，許會更多。這樣，利用信用的資本家，可以避免一般利潤率遞次低落的法則。

如將上述的事情放在念頭上，我們可以一目瞭然地看見股份公司的組織在競爭上和信用的利用上有最多特長。

第一，由股份公司的組織，越能積蓄於個人手中——剩餘價值的資本化——的界限，實現資本的集中，容易調度其所要求的大資本。近代的生產規模之飛躍的擴大完全擔負在這個上面。假如我們由單獨集積（基於積蓄的集積）而不待個別資本之擴大，那麼，鐵道的敷設到二十世紀恐怕還不能實現，因股份公司的組織，資本的集中與集積，這些才可以成就。

第二，如前所述的一樣，股份公司的分配對於股票市價的利潤迴轉的關係和利率相近，這是指其平均利潤率，如企業的利潤超過市場的利率以上時，那股份公司的組織便有優於成立的意義。總之，股份公司可以看做信用機關的特殊發展的一種東西，那資本的全部實在依信用而借入，才是同一性質的東西。這樣，股份公司組織的企業，對於價格的競爭，比個人組織的企業有更強烈的程度。

第三，股份公司組織的企業雖在其固有的意義，信用的利用上，也站着很有利的地位。在個人企業中，其利用信用的最高限度，如流通資本不能利用時那許多都只限於流動資本的範圍中。如橫互以上的貸給的事，資本的供給者，事實上冒着企業家的危險，假使不是把事業的內幕深加考察過的地方的小金融業者便不敢幹。可是，銀行為容易執行事業的監督起見，以其經理為其代表加入股份公司，——一九〇三年時德國的六大銀行已經以自己為董事和監督，在其他事業公司的監督數已達七百五十一之多（白井鹿松氏證券市場組織一二八頁）——事業公司固定其借入的資金，在興隆的

時候便發行新股票以供償還銀行的債務之用。這些事情是使股份公司在利用信用的競爭上為有力的東西。

照以上的理由看起來，股份公司在競爭上有種種強烈的意義。因此，股份公司的組織是轉化為競爭獨占的一個機樞。可是股份公司的組織更要使其創業者能夠得到利益，而含有促進其自身這樣獨占的一個動機。

例如這裏以一百萬元來創立一個股份公司。而這公司的利潤的分配每年為 $10\%$ 那金額便是十三萬元。在這樣的場合，市場的利率率為 $5\%$ ，而對於隨企業而來的危險加貼 $3\%$ 合計為 $8\%$ ，加上以前的十三萬元的資本化（還元）便是一百八十五萬七千四十三元為全體股票的價格和公司的資本額比較起來，差不多要生出九十萬元的差額。這些差額——由賣掉股票而實現的——便是創業者的利得。

創業者獲得利得的方法有很多種。可是，這裏祇將託拉斯之興起而創業者獲得利得的事——因這樣的創業者的利得更刺激大託拉斯之勃興——說一說。

把幾個公司合併爲一個新的大公司，根據原則隨着資本的增殖，生產規模的擴大等等理由，那種事業的利潤便越發高，特別是這個新設的公司合併起來很顯著的有獨占的性質的時候，將來增加的利潤便越發多而且越發確實。這一舉而獲得增加利潤的資本化的事——創業者利得——便是促起公司合併的有力的動機。在美國，託拉斯的普通股票幾乎都是表示這樣得來的創業者利得。

這創業者的利得究竟有多大，我只舉出一二個例，便可曉得。一九〇一年的時候，約由九十五間公司合併成立The American Can Company，其與發起人的利得共一千九百萬金元。而一九〇二年二月所成立的United State Steel Corporation，世界最大的託拉斯之一，又其成立是表現最顯大的創業者利得的場合之一，這個公司已經重覆的合併過幾次，再和幾個公司合併，每次合併，巨大的創業者利得都實現出來。例如被合併的公司之一National Tube Company於一八九九年六月由許多公司合併成立，

那時所發行的股票八千萬元以二千萬元與發起人爲創業者利得。又同樣被合併的公司之一 American Steel Hoop Company 於同年六月由九家公司合併成立，其發起人得新公司所發行的股票之15%以上即等於五百萬金元的報酬。這樣合併成立的公司最後更合併組織以上所說的 United State Steel Corporation，那時發起人的利得，實達六千二百五十萬金元。（請參考喬治 George 著 美國的託拉斯問題 一九二二年版第五章）可是這樣的創業者利得，要股份公司之組織才能夠獲得。

總之，一方面因股份公司之組織，才能使大資本集中，因大資本之集中便使小資本急速的沒落於競爭場中；他方面由股份集來的資本的動員所生的利得更爲促進大資本集中的動力，這樣，資本的集中便無窮的發達。

#### 四 金融資本的霸權

如以上所說的一切事情，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有密切的關係。

隨着資本信用的發展，在產業資本或商業資本中運用不屬於資本家所有的部分占越發大的比例，而這些資本皆由銀行供給，從銀行之外看起來，便是將越發大部分的資本固定於事業之上——資本的貸與超過流通資本的領域投於生產過程中而影響及於固定資本部分——同時，銀行便越發具備事業資本家的實質——至銀行以其代表人爲事業公司之董事或監督，前面已經說過了——這樣，銀行的社會的經濟的機能到近年便已達到根本的變化。所以銀行是金融業者，同時具備事業經營者的實質，那些資本同時具備銀行資本，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實質。這個便是希爾福丁 Hilferding 所說的金融資本。

我們已經說過所有資本以非常之勢而集中，這事在銀行業者看來，也是一樣。一方面，社會全體的資金，是將勞動者零碎的資金，從社會各方面，通於和金融有關係的各種機關而集中於中央；同時，他方面，這樣集中的巨大的資力歸於極少數的金融

資本家的掌中，所得這些巨大的富，使越發少數者的資力巨大，而一般大多數的人祇得到利息率的相當的分配。這樣看起來，視隨着股份公司之勃興，證券的民衆化和企業的民主化爲同一的東西是怎樣謬誤的事實，在很明白的。在現象形態上所表現的資本民衆化的事態的進行，他的本質不外資本極度的集中。

我單舉出一例如「極少數的金融資本家」之一代表摩爾根 Morgan 在美國教育界所有的勢力之一斑看看有怎樣偉大的勢力！

「掌握今日美國的經濟界的支配的勢力的是五大公司相互連絡着造成同國的財閥。就是紐約的 J. P. Morgan And Company, First National Bank, National City Bank 三大銀行和在其支配下的 Guaranty and Equitable 二大信託公司。這些公司管理同國的一百二十個中樞的商務公司之財政（金融）的事項，指摘其政策左右其全部產業的財政（金融）的生活的機能。而這個財閥王國的首領摩爾根 J. P. Morgan 振舞其絕大的勢力，在其支配之下以特種權限委托與其相連結的管理者處理那些事項。可是照他們想來



財閥是不朽的東西，人類却是要死的。現代的人想爲財閥服務便有訓練之必要。所以要養成財閥管理者，乃有完全由自己供給教育制度之必要。……………

「在美國，現在的摩爾根自身是終身評議員，他的養子，他的律師和幾個他的銀行家又是評議員，其有力的大學便是紐約大學。這大學的總長是摩爾根人壽保險公司的一個董事，而他和摩爾根的牧師，摩爾根的醫生，及摩爾根的報紙相勾結。如果那大學總長將其著述公之於世的時候，對於美國國民的被雇傭者便以財閥的善良與溫順教他們，而這些書籍由摩爾根或其同道的董事做出版家的出版，而其所用的純是向摩爾根的一個董事所經營的國際製紙公司買來的。如果有人訪問他的製紙都市，便可以發現那同市的學校監督部部長便是那個地方的銀行的一個經理。而銀行以低利存放於摩爾根的Guaranty信託公司，而摩爾根便以高利貸與他人。那個地方的學校視學員是摩爾根的大學的畢業生，由摩爾根的大學的師範部長推薦的。學校監督部分、部長和視學員都要加入摩爾根的大學總長做董事的人壽保險公司，學校的教科書便採用摩爾

根大學的師範部長所著的。而這些書籍要摩爾根大學總長所創辦的教育雜誌和摩爾根的報紙所讚賞的。……而摩爾根為共和黨的總理時，便推薦他的大學總長為副大總統的候補者，摩爾根的牧師為他們祝福，摩爾根的報紙為他們鼓吹，摩爾根的學校視學員將摩爾根候選者的選舉演說用留聲機器在學校的學生野餐會中開演給他們聽，而由摩爾根的大學總長做經理的人壽保險公司的基本金中支付野餐用的檸檬水的帳。

「這些相互勾結着的管理者的組織只是財閥王國的一部門。這些便是所謂美國教育。」（北澤新次郎氏社會批評家辛克萊 Duan Sinclair四——六頁）

這樣的情形就在日本也是一樣。

「資本集中的過程，產業資本和銀行資本之金融資本的融合的過程，託拉斯化，「康這隆」 Konzern化的過程，在日本也表示非常的進展。（譯註：「康這隆」 Konzern：德語，意即企業同盟，或商業會社）在日本國中，一方面為大資本主義的企業者，他方面為日本資產階級的二個支配的政黨——政友會和民政黨——一方由三井康這隆扶養而擁

護其利益；他方面由三菱康這隆扶養而擁護其利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 E k K I 幹部會決議之一節。)

最近的總選舉這二大政黨能得總投票數的九成五以上，這篇論文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已經說過了。所表現的絕大多數的民衆擁護金融寡頭政治這樣的政治現象是擁護少數金融資本家全國的資金的動員，可以說恰恰適應着經濟現象。『拿出最近的調查報告表看起來，大阪商船股份有限公司有三萬八百股東，股份的分散最大。其次爲日本郵船公司，二萬四千四百人，第三爲東京電燈公司二萬二千人，第四爲日本煤油公司二萬二千人，第五爲大同電力公司一萬七千三百人這些數目字。』(上田貞次郎氏股份有限公司之現代經濟生活及其影響二一，二二頁)

藤本證券買賣銀行之行長谷村氏于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二月間大阪日報中連載產業之基在於民衆一文，具體的敘述橫互各種事業的資本集中的現狀。其最先說的如次：

『現在是大資本主義的時代。什麼是大資本主義呢？並不是維持少數大資本家的產業的意義。現在的企業所有者不限於一個或小部分的大資本家，而是網羅幾千幾萬別階級的小資產者集合很多小資產者而參加成立企業的方法，的確是近代產業的特色，代替的有價證券之資本流通所賜的東西。因此，大資本主義經濟時代的特色就是集合小資本而大經營。現在的產業資本是怎末樣構成的，照上面所說的看起來，已經可以明白了。』而谷村氏還列舉了種種數目字。

『先從銀行存款看起，存款人的數目之多和一個人所存的款額之小由以下的事可以證明（只照抄數目字——河上註）

普通銀行（大正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末）

人數

每人平均存款數

定期存款 三、三四五、三二〇人

二、九二五、元〇〇

儲蓄銀行（同上）

普通儲款

七、二二三、一八三八

四三、元八七

郵政儲金（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末）

郵政儲金

三一、二四九、一七四人

三六、元九五

『而人壽保險公司也和銀行一樣供給產業資本，一方面如投資機關而利用，其保險金額，契約件數之一日平均數，大正十三年末——一九二四年——有如以下的數目字。（祇抄錄數目字——河上註）所示。』

件數

一件平均數

普通人壽保險

四、一九一、五八七

九六七元

簡單人壽保險

六、五二七、〇〇〇

一三六元

『更將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狀況看起來（財政部調查，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

年）』

銀行存款

一八七、七五七千元

貸付金

一三九、七二五

所有有價證券

三三三、四七三

合計

六五〇、九五六

『照上面二個表看起來，人壽保險公司的資本，怎樣從多數民衆的懷抱中拿出來，而那些資金怎樣變爲產業資本也可以曉得了。』

『而股份所繳的股本額，股東數和一個人平均所繳的金額如在下面所示的全國二百七十家爲主要銀行公司的數目字（只抄錄數目字——河上註）完全可以證明以上的事實。大正十二年末（——一九二四年）』

股東數

一人所付的股本額

交易所（十所）

四八、八九二人

一、八六三元

紡績公司（三十五家）

一四一、六五九人

三、三五四

製糖公司（十一家）

五九、九六〇

二、八六〇

製粉公司(三家)

五、三三五

二、七七〇

麥酒公司(四家)

八、一一九

五、五二六

輪船公司(五家)

三六、九五三

二、五九四

鐵道及軌道會社(二十四家)

五八、〇〇七

九、三八三

保險公司(十六家)

一八、〇五二

一、一八四

(以下省略——河上註)

合計

八七二、五〇六人

四、四八二元

『由上表可以曉得一人平均所付的股本額，最大的是鐵道和軌道公司，金額爲九千三百八十三元；最小的是保險公司，金額一千一百八十四元。』

『又債券所有者的數目和一人所有的金額沒有明白的材料，只在大正十二年十二月末由買賣有價證券業那裏看起來，他們買賣二十二家公司的契約金是三千八百二十

四萬二千餘元契約戶數三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六戶(四十八次銀行年報)，那末一戶平均數便是一百零五元。照日本現在五十億以上的國債八十二億以上的公社債看起來，有多少人那些債券也可以曉得了。

「這樣看起來我們可以明白現在的產業資本並不是一個人或是少數資本家所出的資本，換言之，現在的產業實在有很多小資本的民衆爲其背景以維持其存在的。」

谷村氏根據以上的事實，便謂「一切階級的民衆」都「參加企業」而大加讚美，可是在本質上有怎樣的意義，我已經講過，這裏不再覆贅了。我祇將正可以適應的所謂「普通選舉」便是「一切階級的民衆」都「參加政治」的本質稍爲說一說罷了。

我已經費了過多篇幅了。便在這裏結束我這篇論文吧。

資本家的社會，到底向那一方面進行呢？馬克思說：

「勞動者轉化爲無產階級(Proletariat)時，他們的勞動條件(生產手段)會或不轉化於資本，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自身，能或不能得立腳地；勞動還不斷的社會化，和



土地與其他生產手段一樣社會底被利用，所以共同底生產手段也不斷地轉化，對於私有財產的所有者也不斷地轉化，這樣乃成一個新形態。現在要被剝奪的已經不是自營勞動者而是榨取多數勞動者的資本家了。」

「這樣的剝奪依資本家的生產自身內在法則之作用——資本集中——而行。一個資本家常常打倒多數資本家。而這集中，同時少數資本家便進行剝奪多數資本家，不絕地擴大其規模，勞動手段，如勞動過程之協業的形態，科學之意識的技術上之應用，土地之計畫的被利用都是共同地被利用的勞動手段，基於使用乃轉化為連結的社會的勞動生產手段；因所有生產手段之經濟的利用一切國民都纏繞在世界市場的網上，而隨着資本家的制度之國際的性質，一手過一手的範圍便愈加發展。獨占強奪這變革過程中的一切利益的大資本家的數目不絕地減少，同時窮困，壓制，奴隸，墮落，榨取的數量，便越發增大且不絕地膨大，而在資本家的生產過程中，依其自身的機構以訓練，結合與組織，這樣勞動階級的反抗便越發增大。跟着資本獨占便在其下開花，而

爲生產方法（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桎梏。由於生產手段的集中與勞動的社會化遂致和資本家的外被不能兩立。而那外被便爆發。資本家的私有財產的喪鐘也撞起來了。剝奪的人，變爲被剝奪的！」（資本論第一卷柯茨基版六九〇，六九二頁。）

這樣我們可以曉得，現在我們正編著人類社會的前史 *Die Vorgeschichte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 的最後一頁；現在我們正描寫着人類社會的本史的第一頁的前夜。

去年十一月我在本講座（指馬克思主義講座）的演講會中曾說，現在的時代實在是「稀有遭難的時代」。其中一節有如下述。

「我以前曾說過，自器具發明才開這地球上的人類的歷史的第一頁，而又說過，依此人類將其自身進化的原動力得到多少受自己支配的東西，現在經過千數百萬年的進化積累得來的結果，人類遂發明機械。這個，在人類的歷史上一定無疑地會劃分第二個紀元。而隨着這一個，人類自身的社會的進化的原動力此後才充分地把握得住受自

已支配的東西。如馬克思所說，人類社會的前史已告終結，真正的人類社會史的第一頁乃要開始了。這種種事物——例如階級及隨着階級而生的階級鬥爭——乃從人類的歷史消失其姿態。『一切從來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句話照文字看起來只限於從來的歷史。這樣就是唯物史觀恐怕也會變化牠的形態。馬克思自己也說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法便以其自身爲界限。人類社會的歷史是生產力生產關係的鬥爭的歷史，換言之，就是人類相互鬥爭的精力浪費的歷史；想將生產關係置於人類自身的意識的統制之下基於自由意志，依人類的協力而行乃轉化爲征服自然的歷史（向着自然的自由的轉化）這樣，將來自然和人類直接的對立，在歷史上便是辯證法的機樞。

『我們在生產力方面無論何人也不會夢想過這樣的事情，在過去千數百萬年的歷史中也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先例，實現這樣可驚的發展，而且會實現的。而在生產關係——社會關係——方面也沒有什麼人曾經夢想過這樣的事情，在過去千數百萬年歷史中也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先例，得到這樣一個大變革！這是比人類從地面上爬出來再

飛上天空去還更大的變革！——而生產力的發展，一年比一年地陷落無產階級於窮困之境——代表生產力發展的階級——必然地要為這個大變革的負責者。現在，我們正遇着無產階級自覺其歷史的使命的時代。水的溫度……（此句被檢去譯註）東方……（此句亦被檢去譯註）夜……（此句又被檢去譯註）（中央公論昭和二年——一九二八年——一月號）

讀者諸君，我們的靈魂，我們的腦細胞都充滿着看得見的就來到的新社會的希望和喜悅！